

列代名人詩文選註

袁枚文選

成紹宗  
選 註





A541 212 0016 4470B

成紹宗選

袁

枚

文

選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叔  
大學圖書館

文字第 217 號

## 序

清代乾隆之際，詩古文清新奇麗，自成一家，稱雄一代的，是袁子才先生。先生有可驚的文學天才，「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換句話說，就是能以才運情，使筆如舌，所以「士多倣其體；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貟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

先生不但有卓越的天才，而且有進步的思想；且富於革命性，敢向各種傳統思想挑戰。「文以載道」，從來人幾莫不認爲這種說法是天經地義，先生却敢打破這種道德的功利的思想？以爲文自文，道自道，文學并不是道德的附屬品，并

不是比政教功業低下的東西，牠自有牠自己的真價值。在禮教之邦的中國，將男女愛情明白出諸口，形諸文字，是要被認為下流無恥的，先生却說好言情的不能就算是小人，言情之作也當保存，并敢明目張胆的尊男女之愛情爲詩的生命。在兩百多年前有這種種見解，是很可佩服的。現在我們將先生論及這些的文字引幾段於下。

論文學可離開道德而獨立等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者，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褒衣大裙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答朱石君尙書書：「孔門四科，因才教育，不必盡歸德行，此聖門之所以爲大也。宋儒硜硜然將政事文學言語一繩捆束，驅而盡納諸德行一門，此程朱之所以爲小也。」答友人某論文第二書：「夫物相雜謂之。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錦繡，亦文也；其他濃雲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適用爲貴，將

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專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貴於無用之珠玉錦繡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鬚眉無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鬚眉乎？是亦不達於理矣：足下論文如射之有志，可謂識所取舍者矣，而何以每見足下於莊屈之荒唐則愛之而誦之，於程朱之語錄則尊之而遠之，豈足之下行與言違哉？蓋以理論則語錄爲精，以文論則莊屈爲妙，足下所愛在文而不在理，則持論雖正，有時而嗒然自忘。若夫比事之科條，薪米之雜記，其有用更百倍於古文矣，而足下不一肄業及之者何也？」答友人某論文書：「足下來教曰：『詩不如文，文不如著書，人必兼數者而後傳，』此誤也。夫藝苟精，雖承蜩畫筭亦傳，藝苟不精，雖兵農禮樂亦不傳。傳不傳以實求，不以名取，安在其兼不兼也？然僕意以爲專則精，精則傳；兼則不精，不精則不傳，與足下異矣。」再答陶觀察書：「嘗謂功業報國，文章亦報國，而文章之著作爲尤難：所謂以文章報國者，非必如貞符

典引，刻意稱頌而已；但使有鴻麗辨達之作，踔絕古今，使人稱某朝文有某氏，則亦未必非邦家之光。』

論男女之愛情爲詩的生命等 答程蕺園論詩書：「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

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

人比君，蘇李以夫妻喻友，由來尙矣。」再與沈大宗伯書：「聞別裁中，獨不選王

次回詩，以爲豔體，不足垂教，僕又疑焉。夫關雎卽豔詩也，以求淑女之故，

至於展轉反側，使文王生於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艷詩之祖也。傅鵠觚善言兒女之情，

而臺閣生風，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佛有綺語之憾，其人小人也。次回才

藻豔絕，阮亭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選詩之道，與作

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狹取之。」

此外，先生主張作詩應重性靈，這里也引兩段文字，以爲說明。蔣心餘藏園詩序：「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爲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制器尚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才之不可已也如是。」錢竹初詩序：「余謂作詩之道，難於作史，何也？作史三長，才學識而已，詩則三者宜兼，而尤貴以情韻將之，所謂絃外之音，味外之味也。」

先生既有那樣卓越的文學天才，又有這樣超特的文學思想，也就難怪所作詩文中，尤其是詩中，有着許多有不朽的價值的作品了。

先生壯歲辭官山居，專門縱事文學，所以一生著作極富。主要的有如下幾種：隨園詩集，隨園文集，隨園外集（駢文），隨園隨筆，隨園尺牘，隨園詩話，續詩品，子不語（小說）。

這里所選先生散文三十篇，都是篇篇自成風趣，極適合於一般在中學裏的青

年閱讀的，假使一一仔細精讀一過，定可得益不少。

關於先生的生平事蹟，本書後所附先生的朋友姚鼐作的那篇袁隨園君墓誌銘敍述頗詳，這里只略說幾句了。

先生名枚，字子才，號簡齋，世稱隨園先生，以康熙五十四年（公元一七一五年）三月二日生於浙江錢塘。幼時家貧，惟甚好學。九歲學爲詩文，十二歲入泮。二十一歲試博學鴻詞，報罷。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中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入翰林；七年，由翰林外放江蘇爲知縣，初試溧水，調江浦沐陽，再調江寧，多政績；十三年，辭官闢園於南京小倉山麓居之，曰隨園。居隨園三年，再起發陝西，未一載卽乞病歸；時年方三十七，從此就不再仕。

先生長身鶴立，性通脫。爲人忠厚誠懇，篤於友誼。嘗爲亡友沈凡民（鳳）司祭掃三十年如一日；程魚門死，負五千金，往吊焚其券，并撫其孤。卒於嘉慶

二年（公元一七九七）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死前有詩留別隨園云：

我本楞嚴十種仙，竭來遊戲小倉巔；

不圖酒賦琴歌客，也到鐘鳴漏盡天。

轉眼樓台將訣別，滿山花鳥尙纏綿：

他年丁令還鄉日，再過隨園定惘然。

# 目錄

序

浙西三瀑布

峽江寺飛泉亭記

四

遊黃山記

七

遊黃龍山記

一

遊桂林諸山記

二

遊武夷山記

一

隨園記

三

隨園後記

二

書魯亮儕事

一

書麻城獄

三

書潘荆山

四〇

書馬僧

四四

李敏達公逸事

五一

江寧兩校官傳

五七

直隸總督兵部尙書李敏達公傳

六一

補蘿先生墓志銘

六八

范西屏墓志銘

七二

徐君星標墓志銘

七八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

八四

祭妹文

八九

韓甥哀詞

九〇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九二
再答陶觀察書	九六
答程蕺園論詩書	一〇九
蔣心餘藏園詩序	一〇五
黃生借書說	一〇九
原士	一二三
儉戒	一二六
魯肅論	一一八
書大學補傳後	一二四
袁隨園君墓誌銘	一二九

## 浙西三瀑布記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異，卒無複筆。

壬寅歲，余遊天台石梁。<sup>一</sup>四面峯者巒巒<sup>二</sup>，重者巔陳<sup>三</sup>，皆環梁遮廻<sup>四</sup>。梁長二丈，寬三丈許，若鰲脊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平疊四層，至此會合，如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撓必怒，怒必叫號；以崩落千尺之勢，爲羣礧砦<sup>五</sup>所攢搥<sup>六</sup>，自然拗怒鬱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瀑布上。走山腳仰觀，則飛沫濺頂，目光炫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廣，下寺曰下方廣。以愛瀑故，遂兩宿焉。

後十日，至雁宕<sup>七</sup>之大龍湫。未到三里外，一匹練從天下，恰無聲響。及前

諦視，則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盡化爲烟、爲霧、爲輕紺、爲玉塵、爲珠屑、爲琉璃絲、爲楊白花，旣墜矣，又似上升，旣疏矣，又似密織。風來搖之，飄散無着，日光照之，五色映麗八。或遠立而濡其首，或逼視而衣無沾。其故由於落處太高，崖腹中窪九，絕無憑藉，不得不隨風作幻。又少所抵觸，不能助威揚聲。較石梁絕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龍湫文；石梁喧，龍湫靜；石梁急，龍湫緩；石梁衝盪無前，龍湫如往而復：此其所以異也。初觀石梁時，以爲瀑狀不過爾爾，龍湫可以不到；及至此而後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測也。

後半月，過青田十之石門洞；疑造物雖巧，不能再作狡猾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張口，可吞數百人。受瀑處池寬畝餘，深百丈；疑蛟龍欲起，激盪之聲如考十一鐘鼓於甕內。此又石梁、龍湫所無也。……

●天台石梁

天台山在浙江天台縣北。石梁在天台山北。

●峯者巒巔

翠，高危也；祚律切。巒巔或作峯巔，峯頭巖巔也。

●甌陳  
讀若彥儼。甌爲

瓦器，分兩層，上可以蒸，下可以煮；陳爲山崖。

甌陳言崖形如甌也。  
爾雅：

「重甌陳。」言山形如累兩甌也。

●迺  
遮遏也；恥藝切。

●蹀磈  
石衆多

而參差不齊也。蹀與磊通。

●攢祕  
阻遏也。

●雁宕

一作雁蕩。山名。在

浙江樂清縣東九十里。

●映麗  
光艷貌。映讀若逸。

●窟

音蛙。深也。此

處作凹入解。

●青田

山名。在浙江青田縣治西北。

●考  
擊也。詩：「弗

鼓弗考。」

## 峽江寺飛泉亭記

余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難決捨，則飛泉一亭爲之也。

凡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天台之瀑一，離寺百步；雁宕之瀑二，旁無寺；他若匡廬三，若羅浮四，若青田之石門五，瀑未嘗不奇，而遊者皆暴日中。踞危崖，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六交，雖懼易別。

惟粵東峽山七，高不過里許，而磴八級紆曲，古松張覆，驕陽不炙。過石橋，有三奇樹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爲一。凡樹，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從空而下。瀑旁有室，卽飛泉亭也。縱橫丈餘，八牕明淨。閉牕瀑聞，開牕瀑至。人可坐，可臥，可箕踞九，可偃仰，可放

筆硯，可淪茗，置飲。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置几席間作玩。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

僧澄波善弈，余命霞裳十一與之對枰。於是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並奏。頃之，又有曳杖聲從雲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集尺許，來索余序。於是吟詠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十二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於斯。亭之功大矣！

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帶玉堂。正對南山，雲樹蓊鬱。中隔長江，風帆往來，妙無一人肯泊岸來此寺者。僧告余曰：『峽山寺俗名飛來寺。』余笑曰：『寺何能飛？惟他日余之魂夢或飛來耳。』僧曰：『無徵不信十三；公愛之，何不記之！』余曰：『諾。』已，遂述數行，一以自存，一以與僧。

●天台之瀑 指天台山之石梁。詳見浙西三瀑布記。 ●雁宕之瀑 指雁

岩山之龍湫。詳見浙西三瀑布記。❶匡廬 卽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古名南障山，一名匡山。其最著稱之大瀑布爲三疊泉，亦稱水簾泉，在五老峯背面。❷羅浮 山名。在廣東增城縣，東接博羅縣界，袤直五百里，峯巒四百餘，大小溪澗瀑布有九百八十九處。❸石門 卽石門洞。詳見浙西三瀑布記。❹傾蓋 行道相遇，並車對語，兩蓋相切而下傾也。家語：『孔子之剗，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❺峽山 一名觀亭山。在廣東清遠縣東。❻磴 音凳，巖磴也。水經注：『石磴繫委，若羊腸焉。』❼箕踞 謂曲兩脚而坐，其形如箕也。❽霞裳 姓劉，劉宗周五世孫，山陰人，枚弟子。❾天籟人籟 萬物自然發出之音響曰籟，有人籟、地籟、天籟之別。見莊子齊物論。❿無徵不信 句見論語。徵通證，言無以爲證，即不足傳信於人也。

# 遊黃山記

癸卯四月二日，余遊白嶽<sup>一</sup>畢，遂浴黃山<sup>二</sup>之湯泉<sup>三</sup>。泉甘且冽，在懸厓<sup>四</sup>之下。夕宿慈光寺。

次早，僧告曰：『從此山逕仄險，雖兜籠<sup>五</sup>不能容。公步行良苦。幸有土人慣負客者號「海馬」，可用也。』引五六壯僕<sup>六</sup>者來，俱手數丈布。余自笑，贏<sup>七</sup>老乃復作襁褓兒耶？初猶自強，至憊<sup>八</sup>甚，乃縛跨其背。於是且步且負各半。行至雲巢<sup>九</sup>，路絕矣；躡<sup>十</sup>木梯而上。萬峯刺天，慈光寺已落釜底。是夕至文殊院，宿焉。天雨，寒甚，端午猶披重裘，擁火。雲走入奪舍，頃刻混沌，兩人坐，辨聲而已。散後，步至立雪臺，有古松根生於東，身仆<sup>十一</sup>於西，頭向於南，

穿入石中，裂出石外。石似活，似中空，故能伏匿其中而與之相化；又似畏天不敢上，長大十圍，高無二尺也。他松類是者多不可勝記。晚，雲氣更清，諸峯如兒孫俯伏。黃山有前、後海○之名，左右視兩海並見。

次日，從臺左折而下。過百步雲梯○，路又絕矣。忽見一石如大蟹張其口。不得已走入魚口中，穿腹，出背，別是一天。登丹臺，上光明頂○，與蓮花、天都二峯○，爲三鼎足，高相峙。天風撼人不可立。幸松鍼鋪地二尺厚，甚軟，可坐。晚至獅林寺宿焉。趁日未落，登始信峯○。峯有三，遠望兩峯夾峙，逼視之，尚有一峯隱身落後。峯高日險，下臨無底之溪。余立其巔，垂趾二分在外。僧懼，挽之。余笑謂『墜亦無妨』。問，『何也？』曰：『溪無底，則人墜當亦無底，飄飄然知泊何所？縱有底亦須許久方到，儘可須臾求活。惜未挈長繩，絕精鐵量之果若干尺耳。』僧大笑。

次日，登大小清涼臺。臺下峯如筆、如矢、如筍、如竹林、如刀、戟、如船  
上桅、又如天帝戲將武庫兵仗布散地上。食頃，有白練繞樹。僧喜告曰：『此雲  
鋪海<sup>也</sup>！』初濛濛然，鎔銀散綿，良久，渾成一片，青山羣露角尖，類大盤凝  
脂中有筍肺蟲現狀。俄而離散，則萬峯簇簇<sup>也</sup>，仍還原形。余坐松頂苦日炙，忽  
有片雲起爲蔭遮。方知雲有高下，迥非一族。薄暮，往西海門<sup>看</sup>觀落日。草高於  
人，路又絕矣。喚數十夫芟夷之而後行。東峯屏列，西峯插地怒起，中間鶴突<sup>也</sup>  
數十峯，類天台瓊臺<sup>也</sup>。紅日將墜，一峯以首承之，似吞似捧。余不能冠，被風  
掀落；不能轡，被水沃透；不敢杖，動陷軟沙；不敢仰，慮石崩壓。左顧，右  
睨<sup>也</sup>，前探，後矚<sup>也</sup>，恨不能化千億身逐峯皆到。當「海馬」負時，捷若猱猿，  
衝突急走，千萬山亦學人奔，狀如潮湧；俯視深阬，怪峯在脚底相待，倘一失  
足，不堪置想。然事已至此，惴<sup>也</sup>慄無益；若禁緩之，自覺無勇；不得已託孤寄

命，憑渠所往，覺此身便已羽化。淮南子有膽爲雲之說，信然。

初九日，從天柱峯後轉下，過白沙矼，至雲谷，家人以肩輿相迎。計步行五十餘里；入山凡七日。

●白嶽 山名，在安徽休寧縣西四十里，奇峯層列，絕壁峭拔，高三百仞。

●黃山 在安徽歙縣西北，高千餘丈。有三十六峯，中多奇景。●湯泉

在黃山紫雲峯麓，爲一著名之溫泉。●厓 與崖通。●兜籠 竹製

山轎，一稱兜子，又稱過山籠。●俠 好也。●羸 音累，衰弱也。

●憊 音備，疲極也。●雲巢 石洞名，在前海文殊院下。●蹠 音

蹠，踏也，履也。●仆 音赴，倒伏也。●前後海 黃山分前、後海，

前海跨歙休甯黟三縣，後海在太平縣。名爲海者，以山頂原有平遠之沙漠如瀚海，又多雲平鋪，山峯露頂如島嶼故也。●百步雲梯 陡險之磴道，

名爲百步，實有四五百步；兩旁有深阬。○光明頂 山頂名，在蓮花、

天都兩峯間而較低。○蓮花天都二峯 爲黃山最高之二峯，皆在前海。

○始信峯 必走近望之，始信其峯有三，故名。○雲鋪海 雲平鋪如海，

故名。○簇簇叢聚也。○西海門 地名，兩旁有山，夾之如門然。

○鵠突 雜亂貌。鵠讀若滑。○瓊台 天台山之一景。○睨 音詣，斜

視也。○矚 音燭，視也。○懦 音醉，憂懼貌。○羽化 成仙也，

謂其飛昇變化，若生羽翼也。○淮南子 書名，漢淮南王劉安撰。有內外

篇，今所傳二十一篇乃其內篇。○膽爲雲 見淮南子精神訓，以天人相

較，言人膽爲雲。註：『膽，金也；金石，雲之所世：故爲雲。』○白沙

矼 地名，係有沙之石徑。矼乃聚石爲步，以渡水者也。○雲谷 地名，

在後海。

## 遊黃龍山記

壬寅四月，余遊天台、雁宕畢，遊處州<sup>一</sup>之黃龍山。山皆礧礧<sup>二</sup>大石，抵伏<sup>三</sup>鬱堙<sup>四</sup>，各相踏籍<sup>五</sup>，類東魯嶧山<sup>六</sup>，與台、宕絕異。

人疑造物<sup>七</sup>矜奇<sup>八</sup>乃爾。予曉之曰：『此豈造物者之有意爲哉！使有意爲之，必不能成如是形；就成如是形，亦不能有此奇變。惟其氣化推遷，偶然而生，適然而成，正恐造物者有意不爲之而反有所不能。』

『何也？余幼時嬉戲，好置水盂鎔錫投之；沸然有聲。俄而立者，蹲者，臥者，疊爲架倚者，巨而宏者，碎且雜者，欹側而斜橢者，若相鬥又相悅者，蓋無弗備焉。其狀則爲獅、爲象、爲龍、爲馬、爲雞、蟲雜物，爲華嶽嵩岱<sup>九</sup>諸名

勝，亦無不備焉。是豈余之有意爲哉！其傾之於水也，余之所知也；其成如是形也，非余之所知也。問之錫，錫不知。問之水，水亦不知。

『山之道何獨不然：當玄黃十未判時，元氣茫茫，山、水、土、沙鎔爲一片，石如柔乳，屬十一和其間。一旦天浮、地沉、沙飛、水歸，風從而揚揉之，星橫於天，石橫於地；詭狀、殊形，或開闢卽露，或俟後人搜爬始露。歷年愈久，蘊蓄愈厚，山形愈奇。今人見山頂有船、有匣、有屋、有朽樹十二：此豈真有人焉飛上置之哉，所以然者，職此之由。惜人形體小，年壽促，後天地生，先天地亡，不能坐而待之，瞭然視之耳。然其理不過如是。』

或曰：『是山說也，非山記也，於黃龍何與？』

曰：『舉一隅可知三隅十三，并可知千百萬隅。余因遊黃龍而憬然十四有悟，故揭十五所見以書之。且遊台、宕俱有詩，遊黃龍無詩；記之所以代遊黃龍之詩，

也。」

一處州

明清時府名，今浙江麗水縣，其舊治也。

二蹀躞 石衆多貌。

三抵伏 抵，止也；伏，匿也。抵音底。

四巒堙

巒，積也；堙，塞也。

五堙因

六蹠籍 蹤踐也。

七嶧山

在山東鄆縣東南。

八造物 與造

化同，謂天也。

九華嶽嵩岱

華嶽卽華山，在陝西

華陰縣，古稱西嶽。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古稱中嶽。岱卽泰山，在山東泰安

縣北，古稱東嶽。

十玄黃 天地也。易：

「天玄而地黃。」

十一鑪 錯雜也。

十二櫺 小棺。

十三舉一句 言物之有四隅者，舉其一隅，便

可推知其三隅；喻因此識彼也。

十四悵然

醒悟貌。

十五揭

舉也。

# 遊桂林諸山記

凡山離城輒遠，惟桂林諸山離城獨近。余寓太守署中，晡食後，卽于于  
焉而遊。

先登獨秀峯。歷三百級，詣其巔，一城烟火如繪。北下至風洞，望七星巖，  
如七穹龜團伏地上。

次日，過普陀，到棲霞寺。山萬仞壁立。旁有洞，道人秉火導入；初尙明，  
已而沉黑窅渺，以石爲天，以沙爲地，以深壑爲池，以懸崖爲幔，以石脚插地  
爲柱，以橫石牽掛爲棟梁；未入時，土人先以八十餘色目列單見示，如獅、駝、  
龍、象、魚網、僧磬之屬，雖附會，亦頗有因。至東方亮，則洞盡可出矣。計行

二里許，俾晝作夜。倘持火者不繼，或堵洞口，則遊者如三良殉穆公<sup>五</sup>之葬，永陷坎窔<sup>六</sup>中，非再開闢，不見白日。吁，其危哉！

所云亮處者，望東首正白開門，趨往捫之，竟是絕壁。方知日光從西罅<sup>七</sup>穿入，反映壁上作亮，非門也。世有自謂明於理，行乎義，而終身面牆<sup>八</sup>者，率類是矣。

次日，往南薰亭，隴柳陰翳，山淡遠縈繞，改險爲平，別爲一格。

又次日，遊木龍洞。洞甚狹，無火不能入，垂石乳如蓮房半爛，又似鬱肉漏脯<sup>九</sup>，離離<sup>十</sup>可摘，疑人有心腹腎腸，山亦如之。再至劉仙巖，登閣望鬥雞山，兩翅展奮，但欠啼耳。腰有洞，空透如一輪明月。

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聳拔，多劍穿蟲噉，前無來龍<sup>十一</sup>，後無去蹤，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無朋，東北喪偶，較他處山尤奇。余自東粵來

過陽朔。所見山，業已應接不暇：單者，複者，豐者，穀者，揖讓者，角鬥者，綿延者，斬絕者，雖奇鶴九首，羣疏一角，不足喻其多且怪也。得毋西粵所產人物，亦皆孤峭自喜，獨成一家者乎？

記歲丙辰，余在金中丞署中，偶一出遊，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邱一壑，動生感慨，矧諸山之可喜可愕哉？慮其忘，故詠以詩；慮未詳，故又足以記。

●太守 知府之稱。●晡 晉通，日過午後爲晡。●于于 行貌。韓愈文：『于于焉而來矣。』●窅渺 深遠貌。窅音杳。●三良殉穆公 春秋時，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秦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之。●坎窔 猶言地窖也。窔，徒感切。●七鱗 間隙也；喜亞切。

●八面牆 書：『不學牆面。』注：『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

見。」**九** 鬱肉漏脯 鬱肉，腐臭之肉！漏脯，臭乾肉。**十** 離離 剝裂貌。**十一** 來龍 塘輿家以主山爲來龍，言龍脈所自來也。**十二** 陽朔 屬廣西桂林道。**十三** 鶠 怪鳥，一身九頭九尾，逆毛，亦稱鵠鵠。**十四** 罷疏 山海經：『帶山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其名曰罷疏。』**十五** 孤峭 謂性情不隨流俗也。隋書：『蕭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十六** 金中丞 中丞，巡撫之稱。金珙時爲廣西巡撫。

## 遊武夷山記

凡人陸行則勞，水行則逸；然山遊者，往往多陸而少水。惟武夷**一**兩山夾溪，一小舟橫曳而上，溪流湍激，助作聲響；客或坐，或臥，或偃仰**二**，惟意所

適，而奇景盡獲，洵遊山之最也。

余宿武夷宮，下曼亭峯，登舟語引路者曰：「此山有九曲三名，倘過一曲，汝必告。」

於是一曲而至玉女峯<sup>四</sup>，三峯比肩，舉如也<sup>五</sup>。二曲而至鐵城障<sup>六</sup>，長屏遮  
遯，翰音難登。三曲而至虹橋巖，穴中皮柱棋百千，橫斜參差，不腐朽，亦不  
傾落。四五曲而至文公書院<sup>七</sup>。六曲而至曬布厓，厓狀斬絕，如用倚天劍截石爲  
城，壁立戍削<sup>八</sup>，勢逸不可止。竊笑人逞勢，天必天閼<sup>八</sup>之，惟山則縱其橫行直  
刺，凌逼莽蒼，而天不怒何耶？七曲而至天游，山愈高，徑愈仄，竹樹愈密，一  
樓憑空起，衆山在下，如張周官王會圖<sup>九</sup>，八荒<sup>十</sup>蹲伏；又如禹鑄九鼎<sup>十一</sup>，罔象  
夔鶻<sup>十二</sup>，軒豁<sup>十三</sup>呈形。

是夕，月大明，三更風起，萬怪騰趨<sup>十四</sup>，如欲上樓。揭煉師能詩，與談，燭

跋<sup>五</sup>，旋卽就眠。一夜魂營營然<sup>七</sup>，猶與煙雲往來。

次早，至小桃源伏虎岩，是武夷之八曲也。聞九曲無甚奇勝，遂卽自厓而返。

嘻！余學古文者也。以文論山，武夷無直筆，故曲；無平筆，故峭；無複筆，故新；無散筆，故迺<sup>三</sup>緊。不必引靈仙荒渺之事爲山稱說，而卽其超雋之概，自在兩戒<sup>一</sup>外別豎一幟。余自念老且衰，勢不能他有所往，得到此山，請嘆觀止，而目論<sup>四</sup>者猶道余康強，勸作崆峒<sup>三</sup>峨眉<sup>二</sup>想，則不知王公貴人，不過橐拳石，濬盈畝池，尙不得朝夕玩遊，而余以一匹夫，髮種種<sup>三</sup>矣，遊遍東南山川，尙何不足於懷哉？援筆記之，自幸其遊，亦以自止其遊也。

●武夷 在福建崇安縣南三十里，仙霞山脈之起頂也。相傳有神人武夷居此，故名。●偃仰 倏仰也。詩：『或棲遲偃仰。』 ●九曲 山綿互百

二十里，有三十六峯，三十七巖，溪流繚繞其間，分爲九曲。④玉女峯

朱子詩：『四曲亭亭玉女峯。』一曲而至恐誤。⑤舉如也 韶音高，澤也。列子：『望其廣，舉如也。』⑥文公書院 宋朱熹講學於此。

⑦戌削 肇拔也。⑧天闕 挫折而阻遏之也。闕音遏。⑨王會圖 王

會，周書篇名。又唐貞觀時作王會圖。⑩八荒 八方之荒遠處也。⑪九

鼎 禹收九州之金，鑄九鼎以象百物。⑫罔象夔魑 囗象，水怪也；夔

魑，鬼物也。張衡賦：『殘夔魖與罔象。』⑬軒豁 開朗貌。⑭騰趠

跳躍也。⑮燭跋 跋，本也。禮：『燭不見跋。』⑯營營然 往來營繞

貌。⑰兩戒 健勁也。⑱兩戒 南戒北戒也。唐書天文志：『天下山河

之象，存乎兩戒，北界限戎狄，南界限蠻夷。』⑲目論 言所見者淺也。

⑳崆峒 山名，在河南臨汝縣西南。㉑峨眉 山名，在四川峨眉縣西

南。三種種髮短貌。

## 隨園記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清涼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俗號乾河沿。河未乾時，清涼山爲南唐一避暑所，盛可想也。

凡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一，曰雞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雲烟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

康熙時，織造一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四，繚垣牖，樹之萩千章，桂千

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

後三十年，余宰江寧，園傾且頽，弛其室爲酒室，輿臺曠噭，禽鳥厭之，不肯嫋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惻然而悲，問其值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牆翦闢，易簷改塗；隨其高爲置江樓，隨其下爲置溪亭；隨其夾澗爲之橋，隨其湍流爲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爲綴峯岫；隨其蓊鬱而曠也，爲設宦窓；或扶而起之，成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天闕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異其義。

落成，歎曰：『使吾官於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於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書吏居隨園。

聞之蘇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則余之仕與不仕，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

夫兩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園，園之奇可以見矣。己巳三月記。

●南唐 國名，五代時十國之一。

●孝陵 明太祖之陵。

●織造 清

時承辦皇帝衣飾之官。

●堂皇

堂無四壁者。漢書：『列坐堂皇上。』

●弛 開放也。

●輿臺

賤役也。

●曠瞰 謳譁也。

●嫗伏

言鳥以

氣孵卵也。禮：『羽者嫗伏。』

●茨牆

以茅蓋牆也。

●蓊鬱

草木盛

貌。

●宦窓

晉怡菴。室東北隅曰宦，室東南隅曰窓。

●豐穀

猶言盈

虛。

●香亭

名樹，字豆村，乾隆進士，工詩，有紅豆村人詩稿。

●湄

君 姓陸，名建，號豫庭。

●蘇子

宋蘇軾也。

## 隨園後記

余居隨園三年，捧檄入陝，歲未周，仍賦歸來。所植花皆萎，瓦斜墮梅，灰脫於梁，勢不能無改作，則率夫役芟石留，覬土脈，增高明之麗。治之有年，費千金而功不竟。<sup>四</sup>

客或曰：以子之費，易子之居，胡華屋之勿獲，而俯順荒餘何耶？

余答之曰：夫物雖佳，不手致者不愛也；味雖美，不親嘗者不甘也。子不見高陽池館<sup>五</sup>蘭亭<sup>六</sup>梓澤<sup>七</sup>乎？蒼然古蹟，憑弔生悲，覺與吾之精神不相屬者，何也？其中無我故也。公卿富豪，未始不召梓人營池囿，程巧致功，千力萬氣，落成，主人張目受賀而已，問某樹某名而不知也，何也？其中亦未嘗有我故也。惟夫

文士之一水一石，一亭一臺，皆得之於好學深思之餘，有得則謀，不善則改；其  
薛公如養民，其刈尤如除惡；其創建十似開府土，其浚渠○篤山○如區土宇版章  
●；默而識之，神而明之；惜費，故無妄作；獨斷，故有定謀。及其成功也，不  
特便於己，快於意，而吾度材之功苦●，構思之巧拙，皆於是徵焉。今園之功雖  
未成，園之費雖不貲●，然或缺而待周，或損而待修，固未嘗有迫以期之者也；  
就若余昔年之腰笏●聲折●，里魁●喧呶乎？伐惡草，剪虬枝●，惟吾所爲，未  
嘗有制而掣肘者也；就若余昔時之仰息●崇轎●，請命大胥●者乎？

五代時，傳檀利宴宣德堂，歎曰：『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余今年裁●三  
十八，入山志定，作之居之，或未可量也。乃歌以矢之曰：

前年離園，人勞園荒；今年來園，花密人康；我不離園，離之者官；而今改  
過，永矢勿谖●。

癸酉七月記。

●檄 官符也。猶今之委任狀。●覘 視也。國語：『古者太史順時覘土。』

●高明 謂樓臺也。禮：『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

●竟 畢也。●高陽池館 晉書山濤傳：『濤子簡鎮襄陽，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必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

●蘭亭

紹興西南二十七里有蘭渚。渚有亭，曰蘭亭。晉

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等四十人修祓禊之禮於此。羲之作蘭亭集序。●梓澤 晉書：『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

●花也。

●刈

芟草也。

●創建

開築樓台也。

●開府

開建府署也。

●浚渠 潛治溝渠也。

●簣山 簣，盛土竹器也。

書：『爲山九仞，功

虧一簣。』

●土字版章 猶言疆域。

●功苦 猶言美惡。

●不貲 猶

言無算。○**圭笏** 一名手版，朝見時所執者。○**磬折** 身僂折如磬之背也。○**尤里魁** 一里之長也。○**虬枝** 言樹枝蜿曲如龍也。○**仰息** 仰人鼻息也。○**轅** 轄門，衙署。○**胥** 官吏也。○**裁** 同纔。○**諉** 諉忘也。

## 書魯亮儕事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開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頰，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

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

曰：

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七，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

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十，大布之衣，草冠，騎驥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甯肯舍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

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

「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暱●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

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飭亡素，至有狂悖之員，請公並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

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以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簷■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歎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効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

還。中牟令竟無恙。

以此魯名聞天下。

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sub>大</sub>要盟<sub>五</sub>，亮儕年七歲，爲質子<sub>三</sub>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祫衫，戴貂蟬<sub>二</sub>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sub>一</sub>勾卒<sub>三</sub>擲塗賭跳<sub>二</sub>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孫文定公 名嘉淦，字錫公，清太原人。康熙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善決疑獄，多所平反。卒謚文定。●保定制府 制台爲總督之敬稱，故制府卽總督衙門。保定清代爲直隸省治，直隸總督卽駐於此。●清河道 清清河道駐保定，轄保定、正定二府，易、冀、定、趙、深五州，兼管河務。<sub>四</sub>彪彪然 光彩煥發貌。<sub>五</sub>白下 卽江寧。<sub>六</sub>提鎮司道 提台、鎮台、藩司、臬司、道台也。<sub>七</sub>受署惟謹 言唯命是聽也。<sub>八</sub>中牟 今河南中

牟縣。❶攝 代也。❷微行 出行而不使人知也。❸喝 音喝，傷暑也。❹依凡而行句 言從常例而行者非丈夫也。❺朋黨 互相朋比而結黨援也。❻排衙 長官陳設儀仗，僚屬以次參謁，謂之排衙。❽雷 音溜，檐下也。❾微 無也。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❿契箭 分箭也。❻三藩 清初，明降將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有功封王，故稱藩。❺要盟 言以強力脅之盟也。❻質子 遣子或貴臣往同盟國爲質以取信。史記：「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❻貂蟬 古武臣冠，附蟬爲飾，插以貂尾。❾嬴越 卽秦越。秦，嬴姓也。❻勾卒 軍陣之名。  
❻擲塗賭跳 通鑑：「擲塗賭跳。」胡注：「塗，泥也。以塗泥相擲爲戲也。」

## 書麻城獄

麻城一塗二如松，娶楊氏，不相中三，歸輒不返。如松嫌四之而未發也。亡何，塗母病，楊又歸，如松復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猾，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五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唆五榮者生員六楊同範、虎而冠七也，乃請褫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

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

逾年，鄉民黃某墮其僮河灘，淺，爲犬爬噉。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仵作九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可辨，殮而置揭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鬪於場。事聞總督十邁柱，委廣濟十一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覬覦湯缺；所用仵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十二李獻宗舞文十三，仵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鞠十四。高掠十五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跪，肉烟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瞀亂，妄指認抵讕十六。初掘一冢，得朽木數十片。再掘，井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

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上鬢髮<sup>四</sup>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己髮，摘去星星<sup>五</sup>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刲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自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一獄具。署<sup>六</sup>黃州府<sup>七</sup>蔣嘉年廉<sup>八</sup>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仵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檢。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賊，擬斬綏，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

居亡何，同範鄰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摶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

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甯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間；聞，卽白巡撫吳應芬，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

吳應芬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天子召吳邁兩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

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sup>卷</sup>之難也！三代<sup>元</sup>而下，民之譖觚<sup>卷</sup>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sup>卷</sup>所書工獄<sup>卷</sup>相同；雖事久卒白，而轂轔<sup>卷</sup>變幻，危乎難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於折獄也庶<sup>卷</sup>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夫！』

●麻城 縣名。卽今湖北麻城縣。

●涂 同吾切。

●不相中 不相得。

●嘆 衡恨也。

●首 有罪自呈曰『首』。

●生員

科舉時代凡入學

者之稱，統廩膳生，增廣生，附生而言。

●虎而冠 虎而戴冠，喻兇橫

也。●墐 音覲，葬也。詩：『行有死人，當或墐之。』

●忤作 官署

檢查刑傷之吏。●總督 明初有軍事，命京官總督軍務，本非一定官稱，

其後各省因事增置，遂爲定員。清代因之，爲外省統轄文武最高之級，有管

一省者，有管數省者。●廣濟 卽今湖北廣濟縣。●刑書 掌刑名之胥

吏，俗稱『刑名师爺』。

●舞文 謂舞弄文墨以入人罪也。

●鞫 訊囚

也。●掠 搔笞也。

●抵讉 猶今俗言『抵賴』。

●髡 髮下垂

貌。●星星 喻白髮也。

謝靈運詩：『星星白髮垂。』

●署 凡本任官

離去本缺，而以他官暫理其事者，謂之『署』。

●黃州府

今湖北黃岡縣

其舊治也。

●廉 察也。

●海甯 州名。今爲縣，屬浙江。

●孝廉

清舉人之稱。

●巡撫

明初有軍事，命京官巡撫地方，其後各省因事增

置，遂爲定員。清因之，爲外省行政長官。

●勾決

舊制監獄之犯，秋審

時開單請旨，若硃筆於單內勾出，卽照原擬罪名處決，謂之勾決。

●戶部

尙書，官署名，掌戶口財賦，相當於今之財政部。

尙書，官名，相當於今之部長。

●督湖廣

謂爲湖廣總督也。清湖廣總督，轄湖北湖南兩

省。○折獄 斷獄也。○三代 夏，商，周三代。○謫觚 音決孤，詭訴也。○宋誠夫 宋本，字誠夫，元大都人，善文辭，著有至治集四十卷。○工獄 叙京師木工奸殺事，事略類於麻城獄，而情節復雜則過之。

○轡轔 雜亂貌 ○庶矣 庶幾近之矣。

## 書潘荆山

潘荆山，諱兆，吾浙孝廉也，靜深有謀。浙閩總督滿保，辟入幕府。康熙五十四年，臺灣反，以立朱一貴爲名。朱農家子，幼養鴨爲業，每叱鴨，鴨皆成伍，路不亂行，鄉人異之。游民之無賴者，倡爲亂，擁一貴，據南路，殺守備，及官兵二百。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討賊，戰死。臺灣陷。

事聞，省城大震。時漏下二鼓，滿公不知所爲，登荆山牀爲訣，哭聲烏烏。

荆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賊卽平矣。臺灣賊皆烏合，何能爲！第兵機貴速，須盡此夜了之。』公曰：『如何？』曰：『公持印，荆山持筆，兩侍兒供紙墨，羣奴張燈聽遣，足矣。』如其言。書一牒下中軍○曰：『發兩標●兵各千，五鼓集轄；旌旗器械戰船，缺者斬！』一牒下府縣曰：『運糧若干，集廈門○聽取；誤者，軍法從事！』一牒下司道曰：『明早部院○出兵，送者斬！各吏民安堵○毋動！』荆山每書牒，筆颯颯如風雨；畢一紙，請公加印，印畢即發；未三鼓而部署定。荆山復解衣臥，哈臺大鼾○。

黎明，拔營行，兩日至廈門。時承平日久，兵不善櫓槳；公憂之。荆山下令傳呼曰：『凡海賈船能捐貨載兵者，與五品官。』有一賈奮前，卽褫守備蟒服○與之；繼來者，分給牌劄豹牙繡補○。衆賈大喜，爭自掉船；船衝尾布列，兵依

隊而上，不敢譁，甲光耀日。五日，抵鹿耳門；賊大怖，以爲神兵從天而下，駭散無鬪者，互相攻殺。守紅毛城，僅十六人，誅之。進勦竹籌城，禽朱一貴，檻車送京師。兵不血刃，糧不支給，凡七日而臺灣平。

滿公欲奏荆山功。荆山辭曰：『某性嬾，非能吏事者也。賊平，仗國家威靈，不可貪天功，襲人爵，請事公終其身。』滿公卒，潘復佐浙督李公衛，以名聞。

●辟入幕府  
辟，徵入也。幕府，軍中張幕以居，故將帥所在曰幕府。

●朱一貴  
時台灣知府王珍稅斂繁苛，人民潛謀爲變，以一貴朱姓，可託明裔，因奉之爲渠，陷台灣，稱中興王。

●守備  
官名，位次都司，任守城之職。

●總兵  
官名。一稱總鎮，位次提督，爲一方武官之重職。

●歐陽凱  
漳浦人，任台灣總兵官，爲朱一貴所圍，力戰死。事聞，贈太子少

保。⑥中軍 古行軍以中軍爲發號施令之所，主帥自將之。清督撫提鎮凡有兵權者，其標下之首領官亦稱中軍。⑦標 清陸軍制，以三營爲一標。

⑧廈門 島名，一名嘉禾嶼，亦名露嶼，在福建同安縣東南。清設廈門廳駐此。今改爲思明縣。⑨部院 行政機關之名稱。⑩安堵 相安也。

⑪哈臺大鼾 鼾，音翰，睡聲也。哈，黑哀切。哈臺，鼾睡也。

⑫鱗服

清官服全身以金線繡蟒，故名蟒服。⑬牌箭豹豸繡補 牌箭，功牌劄子

也。豹豸繡補，清制五品武官之服。

⑭鹿耳門 在台灣港口，形如鹿耳，

分列兩旁，中有港門，兩岸皆築礮台。

⑮紅毛城 當卽紅毛樓，荷蘭人據

台灣時營此。今台南城內鎮北坊。

⑯同嬪

⑰李衛 碉山人，字又

玠。雍正時官至直隸總督。卒謚敏達。

## 書馬僧

江寧嚴星標馨，常熟徐芝仙蘭皆以耆士，在陝督年羹堯幕府。

雍正元年，青海會<sup>三</sup>羅卜藏丹津不順，憲皇帝<sup>四</sup>授年爲撫遠大將軍，四川提督。岳鍾琪<sup>五</sup>爲奮威將軍，率兵討之。功成，年以徐嚴二叟年衰，贈金幣送歸。

宿蒲州<sup>六</sup>，有兩騎客來，狀貌<sup>七</sup>猛，所肩行李擔，鐵也。天明行，晚復來宿，心悸之，卒無如何。又客館逢二僧，皆環點少年，二叟目之，一僧吳語云：『誰無眷屬，何看爲？』始知其一爲尼，急亂以他語，出，不敢按站行，十餘里卽宿。

僧來排闥踞上坐，揚其目而視之曰：『我疑若書生也，乃亦盜耶？橐內亦金

二千。從何來？」二叟駭曰：「天下財必爲盜而後得耶？朋友贈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將軍客也。」曰：「然。」曰：「幾殺好人。」起，挾女尼走東廂，酌酒飲，倚而歌。聽之，秦聲也。抵暮，兩騎客亦來，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閉門臥，僧獨步簷外，嘵嘵曰：「好馬好馬！」亡何，兩騎客去，僧闌然叩門。嚴窮，挺身出曰：「事至此，尙何言。行李頭顱，都可將去；但有所請於和尚。」指芝仙曰：「此吾老友，七十無兒，殺之耶？釋之耶？」僧笑曰：「我不殺汝，先去之兩騎客，乃殺汝者也。」詰其故，曰：「凡綠林豪客測囊，皆視馬蹄塵，金銀銅分量，望塵了然。兩盜，雛耳，雖相伺而眼昧，誤赤金爲錢鏹，故不直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問僧何來，曰：「余亦從年大將軍處來也。公等知將軍平青海，是誰助之功耶？」

「余故吳人，少無賴，好勇，被仇誣作太湖盜，不得已，逃塞外隨蒙古健兒盜

馬；久，性遂愛馬。亡何，見岳公鍾琪所乘，彪鬱然名馬也。夜跳匿廄中，將牽其韁。未三鼓，公起，親自飼馬；四家僮秉燈至，余不能隱，被擒。公上下視，問：『行刺者乎？盜馬者乎？』曰：『盜馬。』問：『白日闌入者乎？夜踰牆者乎？』曰：『踰牆。』公微瞪，若有所思。秣馬訖，命隨入室。案上酒殼橫列，公飲巨觥，而以一盞見賜。隨解衣臥，大鼾。遲明，公起，盥沐畢，喚盜馬人同往大將軍府。公先入，良久，聞軍門傳呼曰：『岳將軍從者某，賞守備銜，効力轅下。』岳旋出，上馬顧曰：『壯士努力，將相甯有種耶？』

「亡何，余醉，與材官十角鬪，將軍怒，賜杖；甫解袴，岳公至，曰：『我將征西藏，爲汝乞免，汝從我行。』時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

「公命侍衛達鼐，西甯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自領五百人爲一隊，約某日會於青海界之日月山。十一。至期，天暮，公立營門。諭二領隊曰：『此行非征西藏

也。青海會羅卜藏，久稽天誅，昨其母與丹津紅台吉二會，密函乞降，機不可失。」手珠寶一囊，金二餅願余。曰：「先遣汝召賊母來：賊有城甚高，非善踰者不入。賊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母也。對面帳居羅卜藏，左右帳居丹津、紅台吉。二會。珠寶與金，將以爲犒，此大事，汝好爲之。」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頭，公起身入。天大霧，余乘霧行三十餘里。至賊城，騰身而登，黑帳燭熒熒然，母上坐，二會侍側。母年六十許，面方，髮微白，披紅綿織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識順逆，故遣奴來問好，囊寶貝奉贈，金二餅餽兩台吉。」三人聞之喜，叩頭謝。余知功將成，昨書曰：「將軍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顧猶豫。余解佩刀插其座氈，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蠻子！行矣。』上馬與二會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公迎來，將其母與二會交達鼐黃喜林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

道礮發，斬母與二酋，回入軍營。次日，諜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準噶爾書部落。岳公命宰三頭徇書，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返裁十有五日。三月朔凱旋，岳公首舉余功，大將軍賞游擊銜。余指軍門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顏復來？願辭公歸，別思所報。』公笑曰：『咄！吾知汝終爲白頭賊也。』厚賜而別。歸次涇州書，宿回山王母宮，昵妓女金環，年餘，資用蕩盡，不能歸。憶幼時習少林寺書手搏法，彼處可棲，遂與金環同削髮赴中州九，苦無馬，逢兩盜騎善馬，故奪之。』

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

僧笑拉二叟出視廄，則夜間已將兩盜所肩鐵擔，屈而圓之，束二馬首於內，不可開，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尼舒其擔，牽馬門外，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衛田文鏡書兩總督所轄地方，無憂

也。』

後三十餘年，二叟亡。嚴之孫用晦過河南登封縣遇少林僧論拳法，曰：『雍正初，有異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因稱馬和尚。有總督田公禁嚴，僧轉授永泰寺尼環師，今環師亦亡。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尚卽此僧，環師者卽金環妓，欲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里，天大雪，不果往。

論曰：馬僧事類小說，爲正史所不書；然岳公獲一盜馬賊，能留心錄用，使奏其能，眞大將矣。其行間致敵，不戰而屈人，兵機有足法者。年羹堯威勝不恤士，馬僧太跋弛，故無成功，皆足爲規戒。備書之，亦自附於李玉溪之書程驥，羅江東之記石烈士云。

●耆士 老年之士。 ●年羹堯 廣甯人，號雙峯，累官川陝總督撫遠大將

軍，定川邊，征西藏，平青海，以功封一等公。後伏誅。  
**三**酋 魁帥之稱。  
**四**憲皇帝 卽世宗。  
**五**岳鍾琪 臨洮人，字東美，號容齋。雍正間  
征準噶爾，拜甯遠大將軍。謚襄勤。  
**六**蒲州 府名，屬山西。民國廢，今  
永濟縣其舊治。  
**七**虓 音哮，虎怒鳴也。詩：『闢爲虓虎。』  
**八**瞞 音  
撐，直視也。  
**九**遲明 天將明未明時也。  
**十**材官 武弁。  
**十一**日月山  
番名納喇薩喇，在甘肅西甯縣治西川口外。  
**十二**台吉 蒙古爵位之名，位  
次輔國公，分四等。  
**十三**咤 大聲也。  
**十四**準噶爾 部族名，額魯特蒙古之一。  
**十五**徇 巡也，行示也。  
**十六**涇州 今甘肅涇川縣。  
**十七**昵 親近也。  
**十八**少林寺 在河南登封縣西北少室山北麓。寺成後，其僧徒皆習武事，故  
技擊有少林派。  
**十九**中州 俗稱河南省曰中州，謂其居天下之中。  
**二十**田文  
鏡 漢軍鑲黃旗人，雍正時官至河南山東總督。卒謚端肅。  
**二十一**跡弛 不自

檢束也。跡晉託。  
李玉溪 唐李商隱，字義山，又號玉溪生。  
程驤

唐東平人。父本巨盜，後改行。驥年長知之，愧憤，數日不食，悉散其財，就里中讀書。  
羅江東 名隱，字照諫，五代吳越新城人，有羅江東集。  
石烈士 唐人，名孝忠，少時偷雞殺狗，後折節事李愬。韓侍郎撰平蔡碑，孝忠力推之，被執，用枷尾殺一吏，送闕下召見，奏李愬功，憲宗多其義，赦之，名曰烈士，復命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

## 李敏達公逸事

康熙末，各省錢糧多虧，世宗詔清查，天下震懾。

公總督浙江，聞之，詣內幕問策，皆瞪不語。公曰：『不請朝臣來，天子弗

信；朝臣至，而督撫無權，事敗矣。宜速繕一疏，極言浙省廢弛久，誠得內大臣督治甚善。但內臣初至，未得要領；臣身任地方，須臣協理，事裁辦。』疏成馳奏，卽詐稱生日，開筵受賀，浙中七十二州縣無不屬至者。公張燈陳百戲，止而觴之，召諸州縣至密室語曰：『清查使者至矣，汝庫虧絲毫勿欺我，我能救汝，否者發露被誅，勿我怨。』皆泣謝曰：『如公教。』歸皆核冊密呈，其無虧者，具狀上。亡何奏下，許公協理。

清查大臣戶部尙書彭維新實來，先至江南，江南督撫不敢闌語，一聽彭所爲。

彭天資險盜，鉤考煩密，民吏不堪，州縣擬流斬監追者無算。畢，到浙，氣驕甚。公迎見，卽持硃批示之曰：『朝廷許衡與聞，公勿如江南辨也。』彭氣沮，稍稍禮下於公。公置酒宴彭，半巡，執杯嘆曰：『凡共事者，未有不爭者也。某姓龐，好與人角，屢蒙上誨；今誓與公無爭而後可，但不知如何而後可以。』

無爭。』彭曰：『分縣而辦何如？』公曰：『善。』呼侍者書州縣名若干，揉小紙如豆，鬆盤盛，與彭起分拈之，暗有徽記，彭不知也，其虧者歸公，其無所虧者歸彭。彭刻苦奉較四，手握算至胼起，卒無所得，而公密將賦罰閒款，鹽課贏餘，私攤抵矣。故使人問曰：『有虧否？何如？』彭曰：『無之。』彭問公，公陽爲喜出意外者而應曰：『亦無有也。』遂兩人同奏浙省無虧。世宗大悅，語人曰：『他人聞清查多憂愁，獨李衛敢張燈宴，彼教督有素，自信故也。』晉秩太子太保五，賞賜無算；各官俱加一級。江南之人，望如天上。

河東總督田文鏡柄用六時，忌公，暗劾公，上不爲動，田懼，轉來結納，伺公居太夫人喪，遣人以厚賄七弔。公罵曰：『吾母雖餒，不飲小人一勺水也。』麾使者於大門之外，而投其名紙於溷中。然性極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

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誤，公怙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當謝芳，乃辱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窘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誤，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嘗芳，芳無如公何，卽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伸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禍之，入，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貸汝千二百金，納縣丞入，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泣謝，得富平今縣丞，遷鳳翔今令，以賢聞。

傅卓園者，名魁，公標下卒也。少無賴，以材武入勇健營。涿州今大盜李

自洪，力敵千人，匿大邵村牛四家，公命卓園往擒。卓園請標下李昌明及韓景琦俱。公笑曰：『汝往能擒此賊；昌明往，非昌明殺賊，則賊殺昌明；韓景琦往，必誤乃公事，不信，如汝意試之。』

卓園夜至牛村，自洪方謀刦冉貢生家未發。卓園破門入，昌明舞雙鎚先登，賊暗中斫之，傷，大呼仆地。卓園繼進，門小器無所施，棄其戟，手掐賊陰而曳之，小腸出矣。賊抱卓園，刃其背萬千，幸衷甲不死，然骨入者寸許。卓園繞賊腸於臂至三匝，賊猶能運刀。韓景琦急來助，昏黑不辨，捧傅足以爲賊也而縛焉。傅自念受兩人敵必敗，不得已逆而踐之，繩三重皆斷，韓仆出數步外。天漸明，三人共縛盜獻之轅。公大笑曰：『吾所料何如？』

盜且死，顧行刑者曰：『吾爲盜三十年，殺人如草，官兵屢捕，無敢格鬪。今擒我者，壯士也，願一見而死。』或指卓園，盜連目久之，嘆曰：『我久當

死，死於足下值矣。我之寶刀，知足下來，哀鳴三日，宜贈子佩之。我死不悔爲盜，悔不知天下之尙有人也。』

●麌至 羣來也。左傳：『求諸侯而麌至。』麌，苦隕切；與麇同。 ●懿

音麗，與戾同，狠也。 ●鈎考 猶言核算也。 ●辜較 言財利己自專

之，他人取者，輒有辜罪。 ●太保 官名，三公之一，位次太傅。 ●柄

用 見用而有政權也。 ●贖 以財助喪儀也。 ●縣丞 丞，翊也，副佐

也。漢制每縣各置丞，以佐令長，歷代因之，迄於清亡。 ●富平 今屬陝

西關中道。 ●鳳翔 今屬陝西關中道。 ●材武 謂有材力而勇武也。

●涿州 今涿縣，屬京兆。 ●衷甲 左傳『楚人衷甲』。謂被甲於內加衣

於甲上。 ●逆而踐之 以足逆踢曰踐。公羊傳：『祁彌明逆而踐之。』

## 江寧兩校官傳

我國家百有三十餘載，而江寧以校官一祠於學一者，祇二人焉。

其一曰教諭湯先生，諱偉，字鵬乎，宣城人，康熙庚午舉人。居官時，年已七旬，天倪一甚和，碌碌然不可見涯涘。夏月短葛衣，搖扇，與羣兒嬉，或上樹撲棗，童子環啖之，先生俯而笑曰：『盍留苦敗者償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

兵部左侍郎四法海，督學江南，威稜言言五，所至不敢仰視。初按江寧，命報程生某劣，先生搖首，意若有所疑，法呵之。先生正色曰：『程生不特不劣，且賢，公命舉優耶？今晚牒且上矣。若以爲劣，則公知之，偉不知也。』法大怒，

叱先生出，將劾先生。江寧先輩蔡鉉升者，與法有舊，往見法，爭曰：『公知程生所以劣乎？生故狷<sup>○</sup>者也，嫉惡嚴，過上新菴，見僧奉富商木主，與天子龍牌峙，生詆其妄，捽而投之，以故僧與商造蜚語陷生，公得毋爲若輩所眩乎？湯先生正人，九學所推，公不知敬，何也？』法大慚悔，三肅先生而謝。

江寧學舍<sup>七</sup>穿漏，每大雨，先生持繖坐承露下，白髮淋漓。客駭問，則贊蹙曰：『大成殿未修，先聖露居，而某敢卽安乎？』上官及諸紳士聞之，爭來營度構造，終先生之世，學宮煥然。俸滿，遷國子監<sup>八</sup>典籍<sup>九</sup>，以篤老<sup>十</sup>辭。卒年九十餘。

其一曰訓導唐先生，諱時琳，字宸枚，上海人，康熙甲午歲貢。飭弱<sup>十一</sup>訓士，一衷于禮。在官捐俸修前明周貞毅公祠，去後，諸生卽以先生與湯先生祔<sup>十二</sup>焉。

乾隆三十九年，邑有修學之舉，將遷祠周公，並遷兩先生。訓導曹君懼兩先生之澤，將涙也，屬予作傳以永之。予覽所持來湯狀甚具，而唐事寂然無可記述，以故筆澀不下者屢矣。然竊念東漢諸賢，瑰意琦行，顯顯在人耳目，而黃叔度以牛醫兒彌口無言，一事無爲，當時欽之者，至以孔門顏子比之。然則古之君子，固有行而無跡者存耶？抑動靜語默，亦各視其時耶？今人間方面大府，在官赫然，去則草未出城，民已忘其姓氏者，不知凡幾。而此二校官，獨能以一縷香，食報於荒廬苜蓿之場，可知官不在大小，惟其人，人不在顯晦，惟其真。中庸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之人，聞兩先生之風，可以觀，可以興矣。

曹君倒冠而至，偈偈然欲不朽先賢，其立志非凡所及，是亦昌黎所云得牽連書者；名錫端，字菽衣，亦上海人。

●校官 學校之官也。明制，府學置教授，州學置學正，縣學置敎諭，訓導，掌文廟奉祀，管理所屬文武士子，謂之校官，亦稱敎官，清代因之。●祠於學 謂神主入學廟受祭祀也。●天倪 自然之分際也。莊子：「和之以天倪。」●兵部左侍郎 兵部，猶今之陸軍部。侍郎，相當於今之次長。

●威稜言言 言氣燄盛也。●狷 介也。論語：「狷者有所不爲也。」

●七學舍 卽學校，一曰學宮，歷代學宮皆崇祀孔子，故亦稱學廟。●國子監 官署名，即國學。●九典籍 掌圖書之官也。●十篤老 年老之甚也。●十一飭躬 猶言正己。●十二祫 音附，後死者合食於先賢也。●十三澤流風餘韻謂之澤。●十四瑰意琦行 猶言奇偉之言行。●十五黃叔度 名憲，東漢慎陽人，甚見重於當時，言論風旨無所傳。●十六牛醫兒 黃憲父爲牛醫，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惘惘然若有失也。其母曰：

『汝又從牛醫兒來耶？』見後漢書。●彌口 猶言閉口。●方面 後漢書：「專命方面。」謂獨當一面也。後因謂封疆大吏曰方面。●倒冠 言恩急也。●偈偈 竭力貌。●昌黎 唐韓愈先世居昌黎，宋元豐中追封爲昌黎伯，故世稱韓昌黎。

## 直隸總督兵部尙書李敏達公傳

公姓李，名衛，字又玠。明初以軍功起家，襲錦衣衛，由浙遷碭山。

公伉健有氣。入貲爲戶部郎，司納粟事親王某，屬每金千加平十兩，公不可；強之，則昇櫃置戶部東廬下，署曰：『某王贏餘。』王大驚，諭止之。王府歌者殺人，公會刑部鞫，刑部因王故，欲爲道地；公爭之急，同僚止

公，而公往益早。世宗心重之，登極授雲南驛鹽道，遷布政使，旋巡撫浙江。康熙末年，鹽法抗弊，滇省有私壓短平諸色目，浙商浮費至十二萬。州縣赤脚丁錢九攤入田畝，有田者，不占名籍，奉土豪爲甲長，供奉如奴。公一切禁督，奏免湖屬浮糧；又奏玉環山乍浦近海，請設參將同知鎮撫之。北新關虧稅，司榷者某患之；公奏以南關之贏，抵北關之縮，往來商大憚。

雍正四年，遷總督，節制江南七府五州。當是時，浙省逆案屢發，杭州汪景祺查嗣庭等，以誹謗伏誅，而妖人曾靜，又爲石門呂留良士弟子。上震怒，停浙人禮部試，將大創之。賴公外嚴內寬，教督於下，開說於上，致民俗不變，天心回和。庚戌殿試，前三名皆浙人。

公駢脣多力，鼻孔中通，身長六尺二寸。痘癩如錢，著頰上皆滿。而白皙精采，豐頤廣額，腰腹十圍，善養威重，每出繡衣袞袍，乘八座露車，去其帷，

壯士一人，高丈餘，執大刀，光明如雪，扶輿而趨。絳旗黃蓋，櫟槊葩璣，數十重，鳬藻鹵鴈行，罔不整。最後馬上鼓吹，細樂鏗鏘，三四里闔城老稚，聞制府鉦一聲，爭奔趨窺觀，目眩良久，引惶始畢，而提爐香猶冉冉四散。性好武，設勇健營，募兵教之擊刺，一切器仗加鮮明。每霜天大蒐，公披金甲，執鐵如意登壇指揮。先是東南武備遜西北，而公自信過之，屢請從征西戎，又請長子星垣征楚滇諸苗，然世宗終不許也。

公不甚識字，而遇文人甚敬，修浙江志，建書院，饑廩獨豐。公餘坐南面，召優俳人季麻子說漢唐雜事，遇忠賢屈抑，僉壬戌肆志，輒嗚咽憤罵，拔劍擊撞。聞鄞縣有王安石祠，大怒，嚴檄毀燒。奏飭十三省督撫修古賢祠墓，諸生入學者，行肅拜禮，許士女逢春秋節賽會迎神，其姦惡則伐燬，其墳，事雖不行，海內皆嘉公之志。凡文移奏章，不過目，聽人雒誦，不可於意者，曖暗三命。

改，動中肯綮。<sup>三</sup>雖儒者文吏，皆心折駭伏，似是天授。疏西湖淤三十里，增修祠廟，植柳桃，春時隄樹盡花，水亭風臺，金碧明耀。公晡餐畢，鳴鶻出清波門，攜文案坐亭子灣辦治，文武屬吏白事者，就湖光山色間，稟請意旨，判決如流。

七年，召署刑部尙書，加太子太保，未二月，總督直隸。故事，直隸五總兵，一提督與總督抗行。<sup>四</sup>公往悉受節制。總河朱藻素倚張。<sup>五</sup>公首劾之，減死爲城旦春。<sup>六</sup>

公負氣好勝，遇權要人，務出其上乃已。當是大時將軍年羹堯，河東總督田文鏡，九門提督鄂爾奇，管戶部果親王，皆隆赫。<sup>七</sup>柄用。<sup>八</sup>而公輒彈劾搖撼之，雖有動有不動，然中外側目，欲甘心於公者相環矣。賴世宗知公深，排羣言，眷寵不少衰。十三年八月，世宗崩，自知孤危獨立，萬無全理，入謁梓宮。<sup>九</sup>跪伏

大慟，量絕不能起。上知其意，召見慰之曰：『卿但努力報國，先帝雖崩，自有朕在也。』賜珊瑚朝珠荷囊兩匣，再賜長子星垣武探花及第，公意始安。

公尤長於治盜，凡盜之巢藪火伴，訪知如繪；臨期，以一錦囊付將弁往，如教卽時擒獲。所到處江湖千里如枕席，行舟桴鼓不鳴，不禁妓，不擒樗櫛，不擾酒坊茶肆，曰：『此盜綫也，絕之，則盜難蹤跡矣。』先是朱文端公以醇儒治浙，考於古，頒喪婚宴會議教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遊山，民肩背資生，及賣漿市餅家，弛擔閉戶，嘿嘿不得意。公雖受知於文端，而爲政不相師，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誘掖而張皇之，民喁喁大和，愈卑賤者，愈禱頌焉。雍正十二年，公總督保定，與戶部尙書海望，同勘海塘至浙。遠近村氓，以爲公復來撫浙也，額手迎者，蟻屯數十里，歡聲殷天。文端公聞之嘆曰：『古人云：『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斯言信矣。』

公生時，太夫人夢神僧授以異寶。及卒，病黃疸，嘆聲震屋瓦，衙內牛馬皆吼應之，同起同止；如是者三晝夜，氣乃絕，年五十三，謚敏達。

論曰：世宗皇帝時，才臣任封疆者，田李並稱，然世之人往往優李而劣田，意頗疑之。後讀硃批上諭，田文鏡奏禁銅法，請民間有拋擲制錢者擬軍，又奴婢首主人藏銅器者，許脫籍，治其主人之罪。公奏禁銅法，請官增價購，有售者，卽與值，不問所由來，亦不治藏者之罪。是二疏者，在世宗俱未允行，而兩人之見解心術，判若天淵，已可見矣。

公每劾權貴，拜疏後必鈔稿以示其人，嗚呼！壯哉！

一錦衣衛 明之禁衛軍也。 二陽山 縣名，今屬江蘇徐海道。 三伉健有

氣 伉直強幹而有氣節也。 四入貲 捐納家財也。 貲，則斯切，財貨也。

五納粟 捐納粟米於官，本以之换取鹽引，或請准入監。後納粟入官者，

改用銀款上兌捐納。●加平 謂於額外多取也。●道地 言爲之稱說而

預爲地步也。●鹽道 管理鹽政之官，清代於不設鹽運使省分設之。●九

赤腳丁錢 丁錢，卽丁糧。赤腳丁，無田產之丁也。●司榷者 徵稅者。

榷，音覺，征稅法也。●呂留良 浙江石門縣人，生於明季，字莊生，又

名光綸，字用晦，號晚村。八歲善屬文。與張履祥等發明程朱之學，明亡後，著書多種族思想語，誓不仕清室。郡守以隱逸薦，乃削髮爲僧，取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歿後，以曾靜文字獄牽涉，閹門被禍，著述均被毀。

●駢脅 言肌肉豐滿，不復見肋骨之條痕也。●鐸槊葩璫 皆兵器名。

●鳧藻 言輕快歡如鳧之戲藻也。後漢書：「將帥和睦，士卒鳧藻。」●雁行 言相次而行如雁之有行列也。詩：「兩驥雁行。」●鉦 晉征，軍用樂器，用以節止步伐者。●引喤始畢 言行列始過盡也。●大蒐 大

閱也。 𠂇僉王 犀惡之人也。 𠂇伐瀦 剿掘也。 𠂇雒誦 誦讀也。 雉  
晉洛。 𠂇曠嗜 大笑曰曠，大呼曰嗜。史記：「晉鄙曠嗜宿將。」曠音  
獲，嗜，蓄嚇切。 𠂇中肯綮 說理中竅也。 𠂇抗行 謂相敵不相下也。

𠂇僨張 言欺謾也。僨，音舟，與謾通。 𠂇城旦春 城旦，徒刑，罰作苦  
工也。春，擣粟也。 𠂇隆赫 聲勢煊赫也。 𠂇柄用 見用而有政權也。  
元梓宮 天子之棺也。 𠂇桴 音浮，擊鼓杖也。 𠂇樗蒲 賭戲也。 𠂇  
蟻屯 如蟻之聚也。 𠂇咷聲 張口發聲。咷，曲於切。

## 補蘿先生墓志銘

本朝王吏部虛舟，以書法冠海內，從遊者爲補蘿沈先生。

余見先生時，年六十餘，博曆廣穎，鼻隆然高，白鬚貫兩頤，長尺許，雜爲毫毛沿顎而下，覆其身幾滿。其先江陰人。先生生十六年，家燬於火，蕩無一椽。十九歲受知虛舟。當是時虛舟館於淮安程氏，程故豪士，饒於財力，能致天下之桓一碑彝器二，及晉唐真蹟。先生天性好之，縱觀臨摹，虛舟又爲授八法三之源流，以故業精而學博。以其餘伎刻劃金石，古麗精峭，如斯冰復生。嘗一過京師，再遊酒泉四，所至公卿間，爭袖玉石求握手，惴惴慮不可卒得，而先生一與周旋，無德色慳狀，以故名益高，貧益甚。

雍正十三年，以國學生効力南河，乾隆二年，署江寧南捕通判，再署徽州同知。凡七攝縣篆五，宣城靈璧舒城建德盱眙涇縣，皆所歷也。於吏事非所喜，每治行，服飾蕭然，載冊籍圖卷爐研六等物，重累後車。外皂七唱衙畢，諸吏抱案侍階下，先生猶伸紙潑墨，含毫邈然八。在宣城訊竊雞者，畫雞賊面以恥之，雞之

神色，有畏竊欲飛之狀，合邑傳觀，笑以爲神。性廉靜謹厚，斤斤◎形於禮貌，  
郵罰麗事●，雖小有過差，而吏民諒之，無怨嗟者；大府●皆器重之，常異目以  
視。黃文襄公督江南嚴，官三品以下，膝行無敢闌語。先生入，褒衣博袴●，強  
曳一足跪，呐呐然唾與言俱；黃爲霽威談笑，賜坐賜食。人皆驚且羨，轉相告  
語，而先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乞病金陵，金陵之人，咸從僕捧手●。與余及李晴江交尤密。朝夕過從，聽  
談三朝典故，及前輩流風，如上陽古宮人說開元董遺事。燈燭酒闌，譖謔雜作，  
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聽者傾靡●欲絕，而先生語益緩，色益壯，若不解笑者。自言  
生平篆刻第一，畫次之，字又次之。晚年不肯刻石作畫，而肯書，余以其間，得  
請山中題額。尹文端公過隨園，笑曰：『何滿山皆沈鳳書耶？』亡何，先生歿，  
海內之求其書者，若金膏水碧之珍，然後歎余見之先焉。余好古器，苦無所解，

每鑒別，奉先生爲師。未十年，而先生有所疑，必質余以定真贗。余雖私喜自負，而心憂先生之衰。年七十一卒。卒前數月，貧不能具膳，而歷任之核減叢至，竟先牒產絕而後報人亡，嗚呼！其可哀也已！

先生名鳳，字凡民，一字補蘿，葬金陵南門外湯家窪。二子恆灝俱早卒，孫夢蘭，隨寡母僑寓廬州。余權春秋祭掃事，俟夢蘭長大，將勒石而告之處。

銘曰：其生也賢，故人貌而天，其所好也古，故於今少伍。嘻！此非馬鬣之封土，乃商彝夏鼎之宮。

- 桓 卽華表，柱識也。 ●彝器 鐘鼎之屬。 ●八法 書法有側勒弩趯策掠喙磔，謂之八法。 ●酒泉 有二。一在今陝西澄城縣西，一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 ●攝縣篆 官署之印俗稱曰篆。官署任或代理曰攝篆，攝篆者，攝真印也。 ●研 研也。 ●外皂 卽皂隸。役於官署，出司呵殿，入

執刑杖侍立者之稱。八邈然閒暇貌。九斤斤明也。詩：「斤斤其明。」今俗亦稱著意細事曰斤斤，如斤斤較量。十郵罰麗事過也。禮：「郵罰麗於事。」十一大府上官也。十二褒衣博紱儒者之服。十三縱縱捧手縱縱，高貌。捧手猶言作揖。十四上陽宮在今河南洛陽縣治。十五開元唐玄宗年號。十六傾靡猶言傾倒。十七馬鬣之封墳墓封土之狀。禮：「吾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馬鬣封之謂矣。」

## 范西屏墓志銘

有清奔國手。一曰范西屏，吾浙海寧人。父某，以好奔破其家，奔卒不工。西

屏生三歲，見父與人弈，輒啞啞然指畫之。十六歲以第一手名天下。當雍正乾隆間，天下昇平，士大夫公餘。爭具采幣，致勍<sup>二</sup>敵角<sup>四</sup>西屏以爲笑娛，海內惟施定菴<sup>五</sup>一人差相亞也。然施斂眉沈思，或日昳<sup>六</sup>未下一子，而西屏嬉遊歌呼，應畢，則哈臺鼾去。嘗見其相對時，西屏全局僵矣，隅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嗚呼！西屏之於弈，可謂聖矣！爲人介樸，弈以外，雖誦<sup>七</sup>以千金，不發一語。遇寢人子，顯者，面不換色。有所蓄，半以施戚里。余不嗜弈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後接精鬆<sup>八</sup>器者盧玩之，精竹器者李竹友，皆醸粹<sup>九</sup>如西屏，然後歎藝果成，皆可以見道，而今日之終身在道中，令人見之怫然不樂，尊官文儒，反不如執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

西屏贅於江甯，無子，以某月日卒，葬某，有桃花泉弈譜傳世。

銘曰：雖顏曾<sup>十</sup>，世莫稱；惟子之名，橫絕四海而無人爭，將千齡萬齡猶以

棋鳴。松風丁丁<sub>上</sub>。

- 一 國手 藝能冠絕一國者之稱。 二 范西屏 名世勳。 三 劍 音擎，彊也。左傳：「勍敵之人。」 四 角 角勝也。 五 施定菴 海寧人，名紹闔，字襄夏，號定菴。嗜弈，師俞長侯，與西屏俱年十六成第一手。有弈理指歸。 六 映 音蓋，日過午也。 七 誣 音戌，誘也。 八 穏 音休，以漆漆物也。 九 醇粹 純美也。左思賦：「宅心醇粹。」醇音覃。 十 顏曾 顏淵曾參。 十一 丁丁 讀若爭，伐木聲。唐宋人於佩聲、漏聲、棋聲、琴聲亦恆用之，遂成聲之普通形容字矣。

# 徐君星標墓志銘

余嘗銘弈國手范西屏之墓矣。今又得一人於吳江梨里，曰徐君星標，名璇，生有心計，以羸一廢書，性獨好弈。父培雲，故國手也，四方弈者爭來相角；星標衣文葆，梳雙子髻，啞啞然旁立諦視，竟日不去，亦不言。父奇之，微哂而已。

居無何，有西江棋客來，值培雲外出，乃抱星標膝上，戲曰：『若能代而翁與我弈乎？』應聲曰：『唯。』客憐其幼，問讓子若干，星標跪而請曰：『兒，主人也；客遠來，願讓客先。』客笑而從之。甫數着，覺有異，勢不能休，攢眉苦思，裁下一子。星標隨手支應，卽往階下拋壙嬉戲。客懼損名，佯作便旋

狀遁去。當是時，星標年裁十有一。

其布局審勢，雖本家法，而常出意外之奇。或敵人堅壁高壘，萬無破法，星標強投數子於閒處，若惹人姍笑者。俄而近攻遠映，若火生積薪中，燎原莫遏；又如降兵內應，伏甲四起；觀者且驚且喜，且叫絕，而卒莫測其所以然。古稱人能數遍天星，則盡知棋勢，星標其庶乎？

余按六朝人主好弈，有圍棋大小中正之官，有以弈得太守者。使星標生其間，當如何榮寵？而竟沒沒兀然抱技以終。然則天下事有遇有不遇，類皆如弈耶，嗚呼唏噓矣！

星標有子達源，能詩能書，偏不能棋，星標亦不教也。

銘曰：天之所相，其生不偶，以故駛驥生七日而超其母。吁嗟徐君世罕有，能向弈秋借其手，坐隱一枰消永晝。天年終時六十九，我爲之銘葬高阜。

棋之藝一日不絕，君之名一日不朽。

●贏 音纍，體弱也。 ●文葆 小兒綵衣。 ●攢眉 眉蹙而不舒也。

楚辭：『攢眉向月兮撫雅琴。』 ●拋墮 墮，磚也；徒訛切。宋世寒食有拋墮之戲。 ●便旋 小便也。韓愈文：『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

●姗笑 非笑也。漢書：『姍笑三代，蕩滅古法。』姍，思安切。 ●六

朝人主好弈 南齊書王謐傳：『明帝好圍棊，置圍棊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棊州都大中正，謐與太子右率沈勃尙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 ●沒沒 猶言埋沒。 ●悌 音希；悲也。 ●駢驥 音  
袂題，駿馬也。馬父贏馬。孟康曰：『駢驥生七日而超其母。』 ●奔秋  
古之善弈者。孟子：『奔秋，通國之善弈者也。』

##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

嗚呼！枚辭官奉母，垂三十年，太孺人壽將滿百，神明未衰，海內之人，知與不知，爭來問訊，以爲儲休一啓祐二，所以享此遐齡者，必非無因；枚亦思有所稱引。以宣揚太孺人之徽音三，而曾曾四未逮。今年春，太孺人抱恙，枚不孝，醫巫不具，又不能籲天請命，致永訣慈顏。撻踊五之餘，自傷白髮，知睽離膝下，亦不多時，恐一息不來，而半詞莫措，則人子顯親之志，遺恨彌深；此張憑六誄母之文，伊川七狀母之作，所爲汨墨交揮而不能自己也。

謹按太孺人章姓，杭州耆士師祿先生之次女，年二十來歸先君。慈和端靜，所居之室，警妙八無聞。當是時，家貧甚。先君幕遊滇粵，寄館穀贍其家，萬里

路遙，家書屢斷。太孺人上奉大母，旁養孀姑，下延師教枚，半取給於十指間，每至賒貸俱窮，旨畜告匱，輒嘿嘿然繞樓而步，枚與諸姊妹猶啼呼索飯，不知太孺人力之竭，心之傷也。

及枚髫年入學，旋卽食餼；弱冠舉鴻詞科，旋入詞林，乞恩歸娶，一時戚里姻族，爭奔趨懽賀，爲太孺人光榮，而太孺人愔愔如常，與枚作孩提時無以異也。壬戌，枚改官縣令，四任花封，祿養稍厚，人爲太孺人慶板輿之樂，而太孺人愔愔如常，與枚在詞館時無以異也。壬申，枚改官秦中，念太孺人年衰，陳情乞養，僑居金陵之隨園，園中頗饒亭榭，水木清華，人爲太孺人慶烟雲之奉，而太孺人愔愔如常，與枚在官衙時無以異也。蓋太孺人天懷淡定，處困履亨，不加不損，憂喜之色，不形於造次。其教枚也。自幼至長，從無笞督，有過必微詞婉諷，如恐傷之。嘗謂姊曰：「汝弟類我，顏易忸怩，故我不以常兒待

之。」枚因此愈加悚懼，常伺察於無形無聲之間，有不憚，必痛自改悔，俟色笑如常，而後卽安。

晚年抱孫頗遲，人以爲憂，太孺人絕不介意，曰：「吾兒居心行事，必當有後；如其無之，則亦命也，吾何容心焉！」前年，弟阿品生男，枚抱以來，去冬新娶鍾姬，有娠，太孺人爲之欣然。嗚呼！其應嗣者，太孺人已得而見之矣，其將生者，太孺人猶未得而見之也。雖雄雌未卜，而兆已萌芽，偏使免乳嬰嫋嫋，不及待大母含飴一弄，是則人倫缺陷，枚不能不抱恨於終天。

太孺人不持齋，不佞佛，不信陰陽祈禳之事。針黹之餘，手唐詩一卷，吟哦自娛。僮僕微勞，必厚犒之，鄰里賤嫗，必禮下之。脫肉作魚，味倍甘鮮，子婦學之，卒不能及，年年花開時，諸姬人循環張飲，爲太孺人壽，太孺人亦必婆娑置具，行答宴之禮。常戒枚曰：「兒無他出，明日阿母將作主人也。」嗚

呼痛哉！此情此景，在當時原早知難得，故刻意承懽，亦不圖色笑難追，一轉瞬而杳如天上。

彌留之際，筋骨不舒，或爲搔摩，輒曰：『汝手勞，盍少休？』又曰：『夜已深矣，汝且往眠。』其仁心體物，臨危不亂如此。卒時，召枚訣曰：『吾將歸去。』枚不覺失聲而慟，太孺人訶曰：『人心不足，兒癡耶？天下寧有不死人耶？我年已九十四矣，兒何哭爲？』舉袖爲枚拭淚而逝。嗚呼痛哉！人世以百齡爲上壽，再假六年，太孺人便符此數，天何吝此區區者而不肯賜與耶？抑去來有定，未可強留耶？不然，則終是枚調護無方，奉養有缺，而致太孺人之沉綿不起也。

比年來，枚於古人中百無一慕，惟唐詩人邱爲，行年八十，尙有高堂，私心竊向往之，今而後，方知古人之難及也。枚雖蒼蒼在鬢，而太孺人視若嬰兒，

每入定省，必與一餅餌，一果蓏參，詔以寒暄，詢其食飲，枚亦陶陶遂遂參，自忘其衰。今而後，枚方自知爲六十三歲之人也。侍膝下愈久，離膝下愈難，晨昏起居，誤呼阿嫗參，瞻望不見，神魂悵悵參，雖苟活須臾，而生意已盡。嗚呼，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太孺人生於康熙乙丑八月二十三日，歿於乾隆戊戌二月九日。四女三寡，一枚以終；二姊年七十，事母尙健。孫通四歲，女孫三，俱未適人。不孝男枚謹狀。

●休 善也。 ●祐 音戶，福也。 ●徽音 美德也。 ●曾曾 猶言遲遲。 ●擗踊 音辟踊。拊心曰擗，頓足曰踊，親喪哀痛貌。孝經：『擗踊哭泣。』 ●張憑 晉吳郡人。 ●伊川 宋程頤，時號伊川先生。 ●瞽 聲之輕者曰瞽，重者曰眇。 ●旨畜 可儲藏之食品。詩：『我有旨

畜，亦以御冬。」  
○食餼 補廩膳生也。餼音歛。  
○鴻詞科 卽博學鴻

詞科，制科名，所以考拔淹博能文之士者。  
○詞林 翰林苑也。  
○愔愔

安和貌。愔愔陰。

○花封 卽縣令。李白詩：『河陽花作縣。』

○板輿

潘岳賦：『太夫人乃御板輿。』岑參詩：『榮祿及上親，之官隨板輿。』後

世因以爲在官者迎養其親之代詞。  
○秦中 陝西。  
○不加不損

孟子：

『雖大行不加焉，雖羣居不損焉。』

○忸怩 音紐尼，慚色也。

○無形

無聲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先承意志也。

○阿品 香亭小字。

○免乳

嫋嫋 免乳，謂產子也，見漢書『婦人免乳大故』注。人始生曰嫋嫋，讀若

伊倪。  
○舍飴 後漢書：『馬太后詔曰：「吾但當舍飴弄孫，不能復聞政

矣。」』

○佞佛 信佛也。  
○脫肉作魚 禮：『肉曰脫之，魚曰作

之。』脫，去骨，作，削鱗也。  
○婆娑 往來蹀躞貌。  
○彌留 病重瀕死

也。 ●邱爲 唐嘉興人。 ●果蔬 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蓏音裸。  
陶陶逐逐 相隨行貌。 ●阿嫗 李賀稱母曰阿嫗。嫗音奶。 ●依依 褒  
羊切，無見貌。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依依乎其何之？』

## 祭妹文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觸夢●幻想，甯知此爲歸骨所耶！

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仳離●，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

寧；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

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縗，來，溫繙衣一章。適先生薨，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掎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瞪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墳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嬖媿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嫗，仗汝扶持；家中文墨，賴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嫕，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

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

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淹  
蝶<sup>●</sup>，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sup>●</sup>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懌。嗚呼！  
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  
惙<sup>●</sup>已極，阿嫗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  
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肢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  
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卽遊亦尙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  
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  
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

乎，而竟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尙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甯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冢，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棲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晦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死有靈，苟能告我？

嗚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

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

◎素文 名機，幼訂婚如臯高氏。高氏子有禽獸行，其家人請毀約，素文不願。嫁後備受虐待，經其父訟之於官，始與高氏斷絕關係，甯居母家。

◎上元 今併入江寧縣。 ◎觭夢 離奇同奇，離奇之夢也。 ◎遇人仳離

謂遇人不合也。 ◎托落 謂孤獨不遇也。 ◎差肩 並肩也。 ◎單縑

謂單薄之絹衣也。 ◎緇衣 詩經鄭風篇名。 ◎奓 音咤，開也。 ◎則

則 賛歎之聲。 ◎掎 音几，牽扯也。 ◎披宮錦 唐進士及第後，披宮

錦袍，後遂謂登進士曰披宮錦。 ◎長安 長安歷代爲國都最久，後遂以長

安作京都之通稱。 ◎填膺 前事填塞於胸中也。 ◎淒梗 淒楚之情梗於

胸也。 ◎嬰嫋 人始生也。此處作幼稚時解。 ◎諳雅故 熟悉典雅之故

訓也。 ◎婉嫕 溫順也。 ◎殮牒 音邑棄，病半臥半起也。 ◎稗官野

稗官史，小說也。野史，私家記載也。 ◎綿惙 病危急也。 ◎付梓

付印也。 三 窓穸 音屯夕，墓穴也。 三 朱氏 枷父之妾。 三 陶氏 枷  
之妾。 三 嘉渺 猶言平廣也。 三 原隰 平坦之地也，高平曰原，下平曰  
隰。 三 棲霞 卽攝山，在江寧縣東北。 元 未敢言老 禮：『父母在，不  
稱老。』

## 韓甥哀詞

四妹一嫁韓氏，生兒曰執玉。豐頤平額，目朗朗照其坐人。五歲授離騷，辟  
明詔之二，引吭轉音，能與古作者意相上下。稍長，畢六經三，學制藝四及詩，  
清思泉流，起止中度。詠夏雨云：『潤回青蕈色，涼逼采蓮人。』

督學竇公奇之，選置上庠五。甥剪鬢六，錦襡褕七青袍，抱而騎，鄉之人觀

者如堵牆，呼曰：『韓童！韓童！』

先是余以十二歲入泮宮八，甥如其年。錢塘父老有存者，指而嘆曰：『昔吾見其舅如是，今見其甥如是，三十三年矣。』

嗟乎？余以早慧，故不能遠到。然亦入金門，進玉堂，擁吏卒，走數州。今且老，後無替人。念甥質端厚，異日必恢宏其聲光，故每誦甥文章，輒告老母，置酒上壽，慶外甥聰明。

今年秋，妹寄聲來曰：『甥出闈九月餘，病死，氣將絕，張目問阿嫗曰：『舉頭望明月，下句若何？』嫗曰：『低頭思故鄉。』嘆曰：『果然！』如是者再申吟嚙呼，喉嚙嚙響，沉，瞑目逝矣！』

余不解甥之所以生與其所以死，而尤哀其能類我也，爲哀詞曰：

羌余抱此千秋之絕業兮，恆獨立而心瞿十。得一賢爲後起兮，將脫手而傳

諸。矧宅相之有此奇兒兮，真懷袖之明珠。乃玉方璞而遽毀兮，苗將秀而先枯。曰兒有故鄉兮，乘明月而賦歸歟。行行何往兮？嗚呼嗚呼！

●四妹 名杼，字靜宜。能詩。辟咡詔之謂傾頭教之也。禮：『負劍

辟咡詔之。』

●六經 詩、書、易、春秋、禮、樂。

●制藝 經義之別稱，俗稱八股。

●上庠 音祥，鄉學也。古之大學曰上庠，小學曰下

庠。

●簪 音朵，小兒剪髮後所留者曰簪。禮：『剪髮爲簪。』

●簪櫛

音簾俞，短衣也。

●入泮宮 謂童子初入學爲生員也。

古謂學宮曰泮

宮，故云。

●九闈 試院也。

●瞿 心驚貌。

●宅相 晉書魏舒傳：

「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外甥。舒曰：『當爲

外氏成此宅相。』」後因稱甥曰宅相。

●璞 玉之在石中者曰璞。

##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公不察僕去官之意，謂如枚乘一汲長孺二，曾待詔金馬門三，故恥爲令四。

又謂僕擢秦郵五牧不遷，褊心六不能無少望，有所激而逃，是二者，皆非知僕者也。夫蒙恥救民，昔人所尚，牧之與令，奚足區別？漢人五十舉秀才，未名爲老，僕纔三十三，前途正長，敢遽賦士不遇以退哉？

凡人有能有不能，而官有可久與不可久。卽以漢循吏七論，桐鄉渤海八，專城而居，此官之可久者也；龔遂朱邑九能之，至於久道化行，生榮而死哀。京兆三輔十多豪強，兼供張儲騎十一，此官之不可久者也，趙廣漢韓延壽十二能之，久果不善其終。

江寧類古京兆，民事少，供張儲備多。民事，僕所能也；供張儲備，僕所不能也。今強以爲能，抑而行之，已四年矣。譬如渥洼<sup>書</sup>之馬，滇南之象，雖舞於床，蹲於朝，而約束勉強，常有蹶弛泛駕<sup>書</sup>之虞。性好晏起，於百事無誤；自來會城，俾夜作晝，每起得聞雞鳴，以爲大祥。竊自念曰，苦吾身以爲吾民，吾心甘焉爾；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臺參耳，迎送耳，爲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齁齁<sup>書</sup>熟睡而不知也。於是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慍，而孰知西迎者又東誤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憮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後矣；不跪膝<sup>書</sup>奔竄，便瞪目受嗔，及至日昳始歸，而環轅而號者，老弱萬計，爭來牽衣，忍不秉燭坐判，使寧家耶？判畢入內，簿領山積，又敢不加朱墨圍，略一過吾目耶？甫脫衣息，而驛分報某官至某所，則又蘧然<sup>主</sup>覺，鑿然<sup>主</sup>行；一月中失膳飲節，違高堂定省者，旦旦然矣，而還暇課農巡鄉，如古循吏之云乎哉？

且一邑之所入有限，而一官之所供無窮；供而善，則報最在是，供而不善，則下考。在是。僕平生以智自全，得不小小俯仰同異？然而久之情見勢屈，非逼取其不肖之心而喪所守；必大招夫違俗之累而禍厥身，及今故宜早爲計也。若得十室之邑，肆心廣意，絃歌先王之道以治民，則雖爲游徼一、嗇夫二，必泰而安之終身焉。

今有乘怒驥而馳炎衢者；雖貢育三，必侵四息於樹陰之下。夫僕，亦侵息之遲者也，公毋見怪也。

一枚乘 漢淮陰人，字叔。

二汲長孺 漢濮陽人，名黯。

三待詔金馬門

漢武帝使學士待詔金馬門，備顧問。漢未央宮前有銅馬，故曰金馬門。

四令 知縣曰令，知州曰牧。

五秦郵 今江蘇高郵縣，秦築台置郵亭，故

六褊心 心褊急也。詩：『維是褊心，是以爲刺。』七循吏 循良

之吏也。史記有循吏傳。

●桐鄉渤海 桐鄉，今安徽桐城縣北。渤海，今

直隸河間縣以東至滄縣。

●龔遂朱邑 龔遂爲渤海太守，勸民農桑，境內

大治。朱邑少爲桐鄉嗇夫，吏民甚愛敬之。

●京兆三輔

漢以京兆，左馮

翊，右扶風爲三輔。

●供張儲侍

張同帳，供張，謂張設幃帳以爲道路駐

足之所也。漢書：『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侍音雉，同跨，具也，儲侍，謂具辦供給也。後漢書：『詔所經道上郡縣，不得設儲跨。』

●趙廣漢韓

延壽 趙廣漢爲京兆尹，發奸摘伏如神，後坐法腰斬。韓延壽守左馮翊，爲

蕭望之所劾，棄市。

●渥洼

水名，在甘肅安西縣。嘗得神馬渥洼水中。

●蜥弛泛駕 弛，不自檢束也。泛駕，覆駕也，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

●駒駒 呵嘔切，鼻息聲。

●跪膝 屈膝也。跪音宛。

●遽然

驚貌。

●鑿然 造意也。

●下考 考績居下也。

●游徼

秦漢時鄉

官，掌巡禁盜賊。  
◎  
齊夫 秦時鄉官，職聽訟，收賦稅。  
◎  
賁育 孟  
賁，夏育，古勇士。  
◎  
侵 音愛，喘息求舒也。

## 再答陶觀察書

嘗謂功業報國，文章亦報國，而文章之著作爲尤難。掖之進知己，勸其退亦知己，而勸退之成全爲尤大。公疑僕祿有餘贏，故欲退居以自怡，似又非知僕者。僕進有事在，退有事在，未必退閑于進。且所謂以文章報國者，非必如貞符  
典引，刻意頌諛而已，但使有鴻麗辨達之作，踔絕古今，使人稱某朝文有某氏，則亦未必非邦家之光？僕官赤緊以來，每過書肆，如渴驥見泉，身未往而心已赴。得少休焉，重尋故物，或未干賢者之譏乎？

若謂上游矜寵方盛，故宜緩去，則不知僕之所以欲去，乃正爲此。何也？官之不能無去，猶人之不能無死也。死亦何福之有，而洪範以考終命爲福，則聖人之意也深。人之親，有如伯叔妻子兄弟者乎？所狎近，有如戚友僕從者乎？之數人者，他事可與謀，而惟出處之際宜獨斷焉，先乞身而後告焉。何也？之數人者，皆受居官之樂，而不分任職之苦者也。

唐相蕭嵩求去，明皇留之曰：『朕未厭卿，卿何求去？』嵩曰：『待陛下厭臣，臣安敢求去？』僕讀史至此，深慕嵩之爲人。僕蒙大吏薦剡，百姓知感，脫然去，上或留之，下或惜之。人非去之爲難，去而取此留之惜之之意爲難。以其間交倉庫，辭吏民，身閒而慮周，時乎時乎，有餘味焉。

馬伏波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尤援實恥之，』言士君子貴以身關天下之重輕也。今僕在官，官未必重，去官，官未必輕。州縣中豈遽

少僕哉？非特州縣也，就令僕一歲九遷，驟膺公卿之位，自問何以立功，何以報主，亦復捫心納手，未知所措。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十不能自信，夫子不知，而開獨知之；僕之不能自信，亦公所不知，而僕自知之也。夫是，故知難而退也。

若夫僕之所自信者，則固有在矣。周官三百六十，謂非其人莫任者，今無有也。唐宋來幾家文字，非其人莫任者，誠有之矣。僕幼學徐庾韓柳十一之文，及三唐十二人詩，每搖筆，覺此境非難到，苦學殖十三少，讓古人之我先，覩焉以早達爲悔。行且就去，將從事焉，盡其才而後止，不比立功名束手而聽之天也。舍得爲不爲，當可去不去，公其謂我何？

一貞符典引 唐柳宗元有貞符序，漢班固作典引篇。

二踔絕 超越也，踔

晉卓。

三赤緊

唐制，縣有赤望緊上中下六等。

四洪範句

洪範，周書

篇名。考終命，猶言得善終，爲洪範五福之一。**五** 儕從 侍從之人也。僕音歎。**六** 出處 處，出之反。易：『或出或處。』**七** 薦剡 薦舉之意。剡，習掩切。**八** 馬伏波 後漢馬援封伏波將軍。**九** 居前二句 言爲人無所輕重也。車後低曰輶，前高曰軒。**十** 漆雕開 字子若，孔子弟子。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十一** 徐庾韓柳 徐陵，庾信，韓愈，柳宗元。**十二** 三唐 謂初唐盛唐晚唐也。**十三** 學殖 左傳：『夫學，殖也，不殖將落。』

## 答程叢園●論詩書

來諭諄諄，敍刪集內緣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學，何必以白傅樊川自累，

大哉足下之言，僕何敢當？

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尙恐不及，而足下乃以爲規，何其高  
視僕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sup>❶</sup>而后可耳，然鄙意  
以爲得千百僞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  
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真，珠雖貴而僞故也。

人之才性各有所近，假如聖門四科<sup>❷</sup>，必使盡歸德行，雖宣尼有所不能。君子修身，先立其大，則其小者毋庸矯飾。韓昌黎上宰相書，杜少陵獻哥舒翰<sup>❸</sup>  
詩，後人頗相疵瑕，而二賢集中，卒不刪去。想見古人心地光明，日月之食，人  
皆見之，惟沈休文<sup>❹</sup>胸多隱慝，故有綺語<sup>❻</sup>之悔。竹垞存風懷一首，慮爲配享  
累，此亦一時戲言，何足爲典要？試思竹垞當時竟刪此篇，今日孔廟中果能爲渠  
置一席否？儒者誠其意，虛其心，終日慊慊<sup>❼</sup>望道未見，豈有貪後世尊崇，先掩

其不善，而著其善之理？僕平生見解，有不同於流俗者，聖人若在，僕身雖賤，必求登其門；聖人已往，僕鬼雖餒，不願廁其廟，何也？聖門諸人，聖人所教，必非庸流；配享諸人，後代所尊，頗多僥倖。豪傑之士，不屑與僥倖者同升，使僕集中無緣情之作，尙思借編一二以自汚；幸而半生小過，情在於斯，何忍過時抹擗？吾誰欺？自欺乎？

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蘇李鵠以夫妻喻友，由來尙矣。卽以人品論，徐摛●善宮體●，能挫侯景之威；上官儀齒詞多浮豔，盡忠唐室；致堯香匿●，楊劉崛體●，趙清獻●文潞公●亦倣爲之，皆正人也。若夫迂襲經文，貌爲理語者，雖未嘗不竄名儒林，然非頑不知道，卽竊●不任事，贓私諂諛，史難屈指，白傅樊川恥之，僕亦恥之。

人能改過自佳，然必深知其非，有所不安於心，而后從諫如流，非可隨聲附和。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車，伊其相謳』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鑿之也。

宋儒責白傅杭州詩憶妓者多，憶民者少，然則文王寤寐求之，至於輾轉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阨於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弟子耶？沈朗又云：『關雎言后妃不可爲三百篇之首，故別撰堯舜詩二章；』然則易始乾坤，亦陰陽夫婦之義，朗又將去乾坤而變置何卦耶？此種讖言，令人欲歟。

善乎鄭夾漈●曰：『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僞。』古人之文，醇駁互殊，皆有獨詣處，不可磨滅。自義理之學明，而學者率多雷同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問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莫解。歸熙甫亦●云：『今科舉所

舉千二百人，讀其文莫不崇王黜伯，貶蕭曹<sup>三</sup>而薄姚宋<sup>一</sup>；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中，例得皋夔周孔千二百人也，寧有是哉？」足下來教，是千二百人所共是，僕緣情之作，是千二百人所共非。天下固有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者，亦有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者；先有寸心，後有千古<sup>四</sup>，再四思之，故不如勿刪也。

●程蕺園 名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歙人。乾隆進士，官吏部主事，尋

改編修。購書五萬卷，卒以不善治生傾其家。有勉行齋文，蕺園詩。<sup>二</sup>

●傅樊川 白居易，杜牧。<sup>三</sup> ●濂洛關閩 自北宋迄南宋，以理學著者，稱濂

洛關閩四派，濂溪周敦頤，洛陽程顥程頤，關中張載，閩中朱熹是也。<sup>四</sup>

●四科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爲孔門四科，孔子常各因其材，以四科教

人。<sup>五</sup> ●杜少陵 唐杜甫，號少陵。<sup>六</sup> ●哥舒翰 破吐蕃，以功封西平郡

王，爲左僕射平章事。安祿山反，出戰不利，降賊被殺。<sup>七</sup> ●沈休文 名

約，梁武康人。能詩文，著述極富。仕於武帝，官至侍中。  
八綺語 騷人積習，多喜以美人香草寓言，凡涉於閨閣者，皆謂之綺語。  
九慊慊 晉歎，恨也，不滿意也。  
十屈平 楚屈原，名平，別號靈均，作有離騷。

十一蘇李 漢蘇武李陵。  
十二徐摛 梁人，爲太子家令。  
十三宮體 艷體詩

也。  
十四上官儀 唐陝州人，字游昭。工詩，人多倣之，謂之上官體。高宗時官至西臺侍郎。武后得志，儀密請帝廢后，后聞而殺之。  
十五唐韓偓，字致堯，有香匱集。今通稱詩語涉及閨閣者爲香匱體。  
十六楊劉琨

體 宋楊億與劉筠等唱和之詩編爲一集，名西嶧酬唱集，其詩大抵以李商隱溫庭筠爲宗，故後稱學溫李者爲西嶧體，亦稱嶧體。  
十七趙清獻 名抃，字閱道，宋西安人，官至參知政事。卒謚清獻。  
十八文潞公 宋介休人，名彥博，字寬夫。累仕四朝，出將入相五十餘年，以太師致仕。年九十二卒，封

潞國公，諡忠烈。●魏瀛 腐敗之意，欲乳切。●鄭夾漈 宋莆田人，名樵，字漁仲，官至樞密院編修。居夾漈山，學者稱夾漈先生。●歸熙甫 明歸有光，字熙甫。●蕭曹 漢蕭何曹參。●姚宋 唐姚崇宋璟。●千古 杜少陵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 蔣心餘藏園詩序

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爲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制器尚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才之不可已也如是。然而自古清才多，奇才少。晉人稱謝邈●清才，宋神宗讀蘇軾文嘆奇才，奇才中，分量又不可以十百計。

蔣君心餘<sup>一</sup>，奇才也。癸酉過真州<sup>二</sup>，見僧舍題壁<sup>三</sup>，心慕之，遂與通書。後來金陵，唱喁<sup>四</sup>講討，相得益甚。去年余游匡廬。過君家，君半體枯矣，聞余至，蹶然起，力疾遮留，手佷佷<sup>五</sup>然授，口吃吃然托，曰：「藏園詩，非先生序不可！」

藏園者，君所居園名也。

嗚呼，君之初心豈欲以詩見哉？及今病且老，計無所復，而欲以詩傳，可悲也。然君有所餘於詩之外，故能有所立於詩之中：其搖筆措意，橫出銳入，凡境爲之一空，如神獅怒蹲，百獸懾伏；如長劍倚天，星辰亂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華嶽萬仞，驅而行之；目巧之室<sup>七</sup>，自爲奧阼<sup>八</sup>；袒而搏戰，前徒倒戈；人且羨，且妬，且駭，且却走，且訾噟<sup>九</sup>，無不有也。然而學之者，非折脅卽絕臍<sup>十</sup>矣，非壺哨<sup>十一</sup>卽鼓儳<sup>十二</sup>矣，故何也？則才之奇不可襲而取也。

雖然，君之奇，豈獨詩而已耶？君秀挺靈立，目長寸許，聞忠義事，慷慨欲赴，趨人之急若鶩鳥之發，恩鰥寡耆艾無所斬；諧笑縱謔，神鋒森然：其意能奇。初入京師，望之者萬頸胥延；登玉堂將速飛，忽不可於意，掉頭歸：其行止奇。不數年，聞天子屢問及之，乃往供職，卒浮沈不遷；及召見，將以御史用，而君病甚，不得已歸：遇合尤奇。

嗟呼！君之數奇豈其才之奇有以累之耶？然使君竟不病，竟不歸，峨峨而升，安知不躡青雲爲麟鳳之翔？又安知不缺且折爲干將莫邪之傷？今雖其官棄，其身全；殘於形，不殘於神。其名園以藏也，取善刀而藏之之意，宜也。不知刀可藏，詩不可藏。周官之書藏山巖屋壁矣，白傅之詩藏香山東林兩寺矣，千百年來誦讀遍天下，藏耶？不藏耶？

同時趙雲松觀察服君最深，適以詩來索序，余老矣，思附兩賢以傳，遂兩

序之而兩質之。

●謝邈 晉謝安之姪，字茂度。●蔣心餘 名士銓，一字苕生。鉛山人。

乾隆進士，官編修。詩古文皆負盛名。●真州 今江蘇儀徵縣。●題壁

有「現身莫問三生事，我到人間廿四年」之句。●唱喁 唱和也。喁音

愚。●仡仡 音屹，壯勇貌。●目巧之室 構造巧妙之室也。●奥阼

室西南隅曰奥。阼，主階也。●訾噭 音子敖，詆毀也。●絕膾

膾，音牝，膝蓋骨也。史記：「舉鼎絕膾。」●壺哨 哨，口不正也。

禮：「某有枉矢哨壺。」●鼓儳 儻，不齊也。左傳：「聲盛致志，鼓儳

可也。」謂乘其陣未成列，當鼓而攻之也。●蠶立 蠶，音悟，逆也。莊

子：「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蠶立。」●鰥寡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

寡。引伸爲凡孤弱者之稱。●耆艾 六十曰耆，五十曰艾。●斬客

也。○峨峨高貌。○干將莫邪俱劍名。

○善刀而藏善猶拭

也，言拭刀而藏之也。莊子：「善刀而藏之。」

○周官書名，亦稱周

禮，秦火後，漢河間獻王得之山巖屋壁中。

## 黃生借書說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

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略一四庫二，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三，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

非獨書爲然，天下物亦然。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

玩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若業爲吾有，必高束焉，度四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

余幼好書，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其切如是。故有所覽，輒省記。通籍五後，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蟫灰絲七，時蒙卷軸。然後歎借者之用心專，而少時之歲月爲可惜也。

今黃生貧類予，其借書亦類予。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與不幸，則其讀書也必專，而其歸書也必速。

爲一說，使與書俱。

●七略 漢成帝時，命劉向檢校祕書。向輒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向卒後，哀帝復使其子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七

略：一曰輯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書兵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見隋書經籍志。此爲目錄之祖。**●四庫** 本皮藏圖籍之所。唐書藝文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開館徵求天下書籍，十餘年而成。統計共三萬六千餘冊。分鈔七分，建七閣以貯之。**●汗牛塞屋** 柳宗元陸文通先生墓表：『其爲書也，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謂書之多也。**●庋** 音剞，亦音詭，義同。收藏也。**●通籍** 謂入仕途也。**●落落** 蓋堆積之意。**●素蟫灰絲** 豉音淫，書中蠹魚也；色白，故曰素。灰絲，帶有灰塵之蜘蛛也。

## 原士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一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尙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sup>一</sup>，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sup>二</sup>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sup>三</sup>，武王有亂臣十人<sup>四</sup>，豈多乎哉！

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sup>六</sup>，家有塾<sup>七</sup>，國有學<sup>八</sup>，春夏

學詩書，秋冬學羽籥九。又有三物十六行十一六藝十二之名，又有移郊移遂十三東寄西  
轍十四之法。天下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  
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十五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游者無有  
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

今則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士者，又寬而易售。讀四子  
書一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旣曰  
士，皆可以爲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之  
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  
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旣爲士，則皆四體二不勤，五穀不分，而  
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妒，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  
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

嗟呼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

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眞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既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愈遺。

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謬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也。予閔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登 進也。禮：「農乃登麥。」●及物甚緩 謂功效非在朝夕間。

●公卿大夫 古者一等爵曰公，天子諸侯之執政大臣皆稱卿，其下爲大夫。

●舜有五臣 論說：『舜有臣五人。』謂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五 武王有亂臣十人 書：『予有亂臣十人。』（武王言）所謂亂臣：乃治亂之臣也。六 黨有庠 周禮五百家爲黨，其設學曰庠。七 家有塾 家學曰塾。八 國有學 卽大學。九 羽籥 二者均樂器。羽係樂舞所執之器，以雉尾爲之。籥形如笛而短小。十 三物 六德、六行、六藝。十一 六行 周禮：『六行：孝、友、睦、姻、任、卹。』十二 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十三 移郊移遂 邑外曰郊，郊外曰遂。古學校簡不率教者移之郊，不變則移之遂。見禮記王制篇。十四 東寄西棘 東夷曰寄，西夷曰棘。謂將不率教者逐之遠方也。見禮記王制篇。十五 通化居 變化貨財所產之地也。尙書益稷云：『懋遷有無化居。』十六 四子書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十七 四體 手足也。見論語微子篇。十八 沙礫 細粒曰沙，沙成塊曰礫。

## 儉 戒

某尚書撫浙，以儉率下。過三元坊，見坊者妻，紅械繭簪花，立而目公，公命將某婦詣轎前，驕擁之去。

坊者，故新娶也，號泣從之。伺轎三日探刺不得信，乃棄其屋并其妻之屋，得二十金。賄中軍。中軍爲之請，公笑曰：「吾幾忘。」引婦之中庭，而高呼夫人。婦瞠視；俄而有蓬首持畚，衣七縷之布，從竈觚來者，曰：「此夫人也。」已，公立婦而訓之曰：「夫人封一品，服飾如是；汝家坊者，而若是華粧，行見飢寒之將至矣。吾召汝者，以立身教，俾語而夫知也。」飯脫粟而遣之。婦歸，已無家矣，乃雉經而死。

袁子曰：「儉美德也；自矜其儉，便爲凶德。蓼蟲土食苦而甘，彼自甘之，與人無與也，必欲率天下人而爲蓼蟲，悖矣！尙書亟表己之儉，故并載轅國之尊且嚴而亦忘之，有所矜乎此者，必有所蔽乎彼也。故曰克己國之謂仁。」

●三元坊 杭州街名。

●圬者 泥水匠也。圬音烏。

●械繭 械，古

得切，衣裾也。繭音繭，棉衣也。

●驕 前導從騎皆曰驕。

●蓬首

詩：「首如飛蓬。」言髮亂也。

●畚 音本，盛土器也。

●七綬之布

史記：「令奴隸衣七綬布。」八十縷曰綬，讀若宗。

●竈觚

竈額也。

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聃據竈觚而聽。」觚音孤。

●脫粟

米僅脫

稊殼不精鑿也。晏子春秋：「晏嬰相齊，食脫粟飯。」七雉經 緼死也。

●蓼蟲 蓼，音了，辛苦之菜也。陸龜蒙詩：「幾歎蟲甘蓼。」

●載轅

立載於轅門，尊貴者之門也。

●克己 制勝己之私欲也。論語：「克己

復禮爲仁。』

## 魯肅一論

孫權二以荊州三資劉備四，肅勸之，荊州不還，權深爲肅病。或曰：『肅心不忘漢，故資蛟龍以雲雨。』或曰：『是肅之失計，公瑾五在，必不爲此。』是二說者，皆不明天下之大計，而熟籌夫當日之形勢者也。肅果忠於漢，則去孫歸劉可矣，何必懷二心以事君？若以爲失計，則當日之深於爲吳而得計者，莫如肅，淺於爲吳而失計者，莫如呂蒙六、陸遜七，惜乎孫權之智短量小而不能用也。

三國時，最强者操八耳，赤壁九之戰，權能獨力以破曹乎？抑合力於劉以共

破曹乎？荊州得矣，權能兼取蜀以獨力乎？抑終不免於依草附木以自立乎？孔明●之謀蜀也，先結孫權而後攻魏；魯肅之謀吳也，先結劉備而後攻魏。魏可滅，操可誅，天下事未可量也。魏未可滅，操未可誅，而脣齒●已固，外難不侵，大丈夫將三分鼎足●，南面而稱帝耳，安肯受人封拜，屈節一朝，局促●如轍下駒哉？英雄所見，大抵同也。惟孫權見不及此，然後襲取荊州，通和於魏，而從此稱臣質子，無虛日矣。亦惟昭烈●見不及此，然後因荊州之故，而白帝●稱兵，一敗嘔血矣。

不特此也，曹操據形勝之地，擁百萬之衆，又得孫權爲之外應，宜若無所卻顧者。然趙儼●襄陽之役，不肯窮追關公，勸留之爲權害，操深然其說；權請擒關自效，操發露其奏，射以示關而使之走。夫以操之強，猶欲學戰國兩利而俱存●之說，使自樹其敵，而以區區之吳，乃欲外絕蜀援，孤軍當操，不已悖

乎？

力不能當操，勢不得不稱臣，既稱臣，勢不得不納貢而受封爵；心有所不甘，又不得不詭詞阿諛<sup>而</sup>而陰爲反覆。邢貞<sup>也</sup>一匹夫耳，敢於稱詔倨傲，坐車自若，而權以江東兩世之王業，至於俯首都亭，羣臣流涕，此皆伯符父子<sup>也</sup>之所傷心於地下，而魯肅之所逆料者也。得十荊州足償其辱否？

肅之言曰：『宜相輔協，與之同仇。』曰：『總括九州，先成帝業。』權雖有負此言，然黃初以後，魏好不繼，蜀使仍通，事到無可奈何，終不出肅之所料，而徒然挂叛名<sup>也</sup>於魏國，竊尊號<sup>也</sup>於暮年，先王之姊妹不終<sup>也</sup>，合肥之號令不遠，自埋自搘<sup>也</sup>，形同狐鼠，不用良謀，祇取辱焉。

古者虞假道而偕虢亡，韓魏肘<sup>也</sup>而智伯滅，陳涉不聽張耳陳餘立六國後以敗，馬超受曹公反間離韓遂以敗。權不能效韓魏張陳之謀，而甘心於虞公陳涉馬

超之下，誤矣。且權絕蜀好之後，其不亡於魏者幸也。蜀修關公之怨伐吳，吳求救於魏，劉曄勸襲之，賴魏主不從以免。出兵後，魏僞助討備，仍欲襲之，賴陸遜收兵以免。及至鍾會伐蜀，吳不力救，遂致兩亡，此皆日後之明驗也。

然則知此者，孔明子敬而外無人乎？

曰：史稱曹操方作書，聞權以荊州資劉備，不覺筆落於手。夫荊州已非曹有矣，以一家物與一家，與操何與？而乃駭然震驚者，正恐魯肅之計行，兩雄相倚，而天下難爭故也。嗚呼！操之才所以終出孫劉上哉？

●魯肅字子敬，三國吳東郡人。家富於財，有米兩囷，各三千斛，嘗指一囷以贈周瑜。事權爲橫江將軍。爲人方嚴，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孫權字仲謀，兄策死，承其後據江東，西和蜀漢，北當強魏，卒成三分之業，稱帝於建業，國號吳，在位三十一年。●荊州故城在今湖南武陵縣

東北。四劉備字玄德，涿縣人。討黃巾賊起兵，後爲豫州牧，得諸葛亮於襄陽，用其策取荊州，定巴蜀，王漢中。曹不篡漢，遂卽帝位於成都，國號漢。五公瑾周瑜字，三國舒人，有文武籌略，仕吳，敗曹操於赤壁，拜前將軍，領南郡太守。六呂蒙三國吳將。富陂人，字子明，拜偏將軍。定荊州，其功也。七陸遜三國吳郡人，字伯言。呂蒙薦其才堪負重，拜偏將軍右都督，代呂蒙屯陸口，黃武初大破蜀漢兵於夷陵，拜輔國大將軍，領荊州牧，官至丞相。八操姓曹，字孟德，爲魏太祖武皇帝。爲人多機智，故俗多目奸詐之人爲曹操。九赤壁在今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

十孔明諸葛亮字。十一脣齒言利害關係，如脣齒之切近也。三國志：「吳蜀脣齒相依。」十二三分鼎足鼎有三足，故凡成三立之勢者，皆曰鼎足。十三局促亦作侷促，跼促，畏葸貌。漢書：「局促效轅下駒。」

昭烈 劉先主謚。

白帝 在四川奉節縣東。

趙儼

字伯然，潁川

人 累遷平寇將軍。兩利俱存 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 詭詞阿諛 吳志：「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

邢貞句 黃初二年，魏遣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又入門不下車。見吳志徐盛傳與張昭傳。

伯符父子 謂孫堅孫策

也。策字伯符。挂叛名句 魏志：「黃初三年冬十月，孫權復叛。」

竊尊號句 人於黃龍元卽皇帝位。 姊妹不終 誠齋雜記：「先主入

蜀，權遣權迎妹，妹回至焦磯，溺水而卒。」 自埋自掘 掘，胡兀切，

掘也。國語：「狐狸之而狐搘之，是以無成功。」 肘 晉帝。臂中部彎曲處，其外側曰肘。此處作動詞解，言以肘撞之以示意也。

鍾會伐蜀

會字士季，太傅繇子。景元四年，詔使會與鄧艾諸葛緒分道伐蜀，降之。見

三國魏志鍾會傳。

## 書大學補傳後

朱子以讀書窮理訓~~●~~格物致知~~●~~，此是千古定論。惜其補傳一篇，別生枝節，致召天下之疑，不可不辨。

大學雖出戴記，而文古理醇，不似中庸敷衍，且其意義周匝，絕無隙漏。序治平齊修誠正~~●~~之先後畢矣，慮其探赜索隱~~●~~，蹈博而寡要之弊，故以致知格物次之。天下之物又多矣，慮其探赜索隱~~●~~，蹈博而寡要之弊，故又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後曉之，而且以聽訟一章證之，其始終條貫，燦若列星，傳固未嘗缺也。今抹卻本文而補之曰：『在卽物而窮其理，天下物無盡時，知無致時。』又曰：『一

旦豁然貫通。」所謂一旦者，杳無年月，蓋誤解夫子一以貫之五之語，而增出一旦二字，遂墮入佛氏參禪頓悟之邪徑而不自知。

陸王<sub>○</sub>因之，創爲良知<sub>七</sub>之說，大相牴牾<sub>八</sub>。不知孟子所謂良知者，卽言人性善<sub>九</sub>之緒餘耳。擴充四端<sub>十</sub>，正有無窮學力，非教人終身誦之，肫<sub>十一</sub>然若新生之犧也。且孔子大聖人，其良知豈不千百倍於陸王諸公？然而學射矣，學御矣，問官於鄭子，問禮於老聃矣；至齊而始聞韶<sub>十二</sub>，反衛而始正樂矣；兼多識於鳥獸草木商羊<sub>十三</sub>萍實<sub>十四</sub>之文；使在陸王觀之，早宜收視返聽，寂坐杏壇<sub>十五</sub>，而萬物皆備，何必玩物喪志<sub>十六</sub>，若是之僕僕不憚煩哉？

大抵古之聖賢，未有不以讀書窮理爲功者，書稱學古入官，易稱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貢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皆是格物致知之本旨。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

後爲學？」則尤見聖門教人，直以讀書爲學矣。

聖經一章，內聖外王，兼備，獨缺讀書明理一條，豈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君子，皆目不識丁者乎？依朱子之言，則未到一旦豁然貫通時，意可以不必誠，心可以不必正，身可以不必修乎？其亦遠於理矣。善乎先師史氏之言曰：「論語博學於文，格物也，約之以禮，致知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物格也，予一以貫之，知致也。」朱子不引聖人之言，而反竊取程子之說，何也？

●訓 注解也。 ●格物致知 大學：「致知在格物。」 ●治平齊修誠正

治國平天下，齊家、修身、誠心、正意也。 ●探赜索隱 阐幽顯微也。

易：「探赜索隱，鈎深致遠。」赜，音噴，幽深也。 ●一以貫之 貫，通

也。 論語：「吾道一以貫之。」 ●陸王 宋陸九淵，明王守仁。 ●良

知 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王守仁本此說，演爲良知之學，理學家稱爲陽明學派。陽明，守仁號也。

抵牾 猶言抵觸，與抵牾同。 人性善 孟子之學說，謂人有生之初，其性本善，未嘗有惡，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卽其證也。

四端 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肫 音諄，懇摯貌。

韶 虞舜樂

也。 商羊 齊有一足之鳥，飛朝於公朝。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見家語。

萍實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爲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爲能獲焉。」見家語。

杏壇 在山東曲阜縣聖廟殿前，卽先聖講授堂之遺址。莊子：「孔子遊於繡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 玩物喪志 書：「玩物喪志。」注：

「以器物戲弄，則喪其志。」

●內聖外王

言學術體用兼備，各極其至

也。

●史氏

名中，字玉瓊，杭州人。

# 袁隨園君墓誌銘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

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

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鉞○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塊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七；次年成進士○八，改庶吉士○九；散館○十，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十一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回避，事無

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

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

君古文四六體<sup>也</sup>，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倣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販賈，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sup>也</sup>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者也。

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浙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年少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作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

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

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歿，遂爲之銘曰：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冲。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錢塘，今浙江杭縣。●江寧江蘇縣。●遊幕舊時習刑名錢穀

者，離其鄉井，從主人之官，謂之遊幕。

④金公鉄 鉄，音洪。金鉄，字

震方，一字德山，其先登州人，後轉至遼陽爲遼陽人，平西隆州八達寨苗，官

廣昌知縣，屢遷至廣西巡撫卒。

⑤銅鼓

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

者，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拊之，聲似鞞鼓。

⑥瑰麗 美好也。

⑦順天鄉試

順天，清府，今改爲京兆。清

制，凡士納粟入監者，准與順天鄉試，名曰北闈。

⑧進士

由舉人應試經

總裁取中者，曰貢士，得應殿試。由貢士應殿士及第者，有一甲二甲三甲之分，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餘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共若干人，

賜同進士出身。

⑨庶吉士

集二甲三甲之貢士更使大臣考試，取定等級而

復奏者，曰朝考，二甲以下之朝考前列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其次六部主事，其次內閣中書，又其次卽用知縣。

⑩散館

清制，翰林院庶吉士讀書

三年滿期，舉行散館考試，謂期滿散館而考試之也。試後仍留翰林院授編修等職者，謂之留館，其次改用主事知縣等官有差。**尹文端公**名繼善，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雍正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嘗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兩江。卒贈太保，謚文端。尹爲枚座師，師弟之情最洽。**四六體**卽駢文。**琉球**在日本南，台灣東北，本受中國冊封，爲中國藩屬；清光緒初，爲日所併，改爲冲繩縣。**溧水**江蘇縣。  
**祔**祔合葬也。今謂子孫葬於先塋者曰祔葬。**粵**有耆龐粵，發語辭。耆，老也。龐，大也。**冲**和也。**越中**錢塘，古越地。**阡**倚江謂緣江也。枚歷官江寧、溧水等縣，均濱江，故云。**幽宮**墓道也。

計 1000

上海國時館

民國廿五年十月付印  
民國廿六年一月初版

袁枚文選

實價二角



選註者成紹宗

發行人李志雲

發行者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二六三

分發行所

北平廣州  
濟南

重慶  
成都

長沙  
雲南

南京  
西安

北新書局

## 限 期 表

注意：號碼如有錯誤請在還書時聲明以便更正

借書證號	借書日期	還書日期
585/8	卅八年八月四日	八月十八日
480/2	廿四年八月十八日	廿四年九月三日
371130	1945 SEP 30	1945 OCT. 19
361/6	二月租	三月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4470B


